孟子四考

孟子注見隋經籍志者四家趙岐鄭康成劉熙綦毋邃也外此漢有程曾高誘唐有陸善經張鎰丁公著宋世有四注孟子題楊雄韓愈李翺熙時予四家中興藝文志謂其旨意淺近蓋依託者今獨趙注存而諸家盡佚可惜也然李唐爲世較近而陸與張丁之說並見採於孫宣公音義學者猶可藉以考見未若漢晉諸儒之甚古可愛而竟絕少稱述也嘗見丹鉛錄論永樂中所刊大全謬改左傳馹字爲驛因引孟子置郵傳命古注云置驛也郵馹也此文今在集注雖前於永樂不可謂古而升菴更不言有他據蓋古注之不明久矣秀升章句本不著錄其無考固宜乃至藏諸祕書著在子部者

亦止劉與綦毋軼見一二焉輯而存之孰謂斷圭碎璧不足爲僎匱櫝珍乎若趙氏之書先爲善經所刪正義閒有摘採亦頗漏畧元初張慶孫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稱有孟子古注即今所傳宋槧趙注也以今本注疏及新刊本校之同異甚多輒舉若干條與嗜古之士共參之作孟子古注考第三

孟子古注考

海寧周廣業述

漢趙岐孟子注

隋志十四卷（舊唐志同）案後漢書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永興二年辟司空掾延熹初避唐玹之禍逃匿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至變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藏之複壁中數年因赦乃出（集注考證孫嵩藏之複壁中注孟子何異孫十一經問答曰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又據本傳云嵩藏之複壁中岐隱居困阨者三年注成孟子廣業考本傳無此文恐不足據）擢并州刺史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

平元年徵拜議郎獻帝興平元年以太僕使荆州督租糧以老病遂畱荆州時曹操爲司空舉以自代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案袁宏紀初平三年岐嘔血而死酈道元水經注郢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所自營也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劉敞兩漢刋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吳仁傑補遺云古文要作臾與黽相近疑臾與黽通岐傳作黽子章句而訛作臾耳水經注漳水出大黽谷注云大要谷類此廣業案說文孟作盅其古文作呆初不與黽通趙宧光所謂呆呆形同古孟也古文要唐元度九經字樣作臾

司馬光類篇作嬃㚨注云古作嬃㚨六書故作㚷漢書地里志北地郡大㚨縣師古曰㚨古要字音一遥反亦皆與㚨微異然則孟之爲要直謂之字誤可耳玉海藝文引趙岐傳已作孟子章句

題辭○文云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張鎰音義云題辭即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中稱孝文帝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案置博士不見於漢書而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

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是其證也王圻續文獻通考乃謂孟子得立博士實自岐始誤矣博文之說玉海藝文經解類據呂東萊曰謂課試者也因擬序云諸經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雖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辭猶述大槩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說曰粤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與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

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𡟊哉漢之尊
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
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記以
壹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稽前載
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
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俶
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
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
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
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

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巻通義十八篇觀其名可求其畧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后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緜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詁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幾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人矢人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詩小弁引舜五十而慕緜篇引太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禮記王制引貢助徹圭田坊記引舜年五十不失孺子之心周禮太宰八統引爵德齒載師士田引圭田之說及五晦之宅植桑廛人引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司關引關幾而不征函人矢人助有公田野九夫稅一國中什一之言又引考工記匠人於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耆傳得其宗無越鄒

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績以華藻汩以緯候茲詭辨稽古蔓辭燕說郢書吾道荖矣焉得而通諸○考文云十三經本不載題辭惟崇正本即汲古閣本載之并解今校以古本足利本開延道德足利本延作莚而意以獨至古足利以並作已補遺云孔子稱天生德於子古足利子並作予

章句指事○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業案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題辭所云息肩濟岱之閒有雅德君子矜我劬瘁慰以大道困吝之中聊繫志於翰墨是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

離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子鈔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如此今章句之名朱子集注仍之而指事之義罕有知之者矣或云史記稱莊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慎說文序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蓋兼取顯著之義

篇序。篇序者述篇之次第也其全文今見宣公音義中三山林氏之奇作孟子講義自序云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故其論序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正義作聖孔本同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尙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

篇莫不有說凡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廣業案少頴之論良是然篇序之名亦不可不知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孫奭孟子音義二卷其書後附孟子篇序音義曰此趙氏述孟子七篇各有敘次之意也篇序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勿易視之廣業案篇序自林氏之辨注家不復採用觀錢氏之說知不可徑廢也

章指○章指者檃括一章之大指也董生言春秋文多數萬其指數千知文必有指趙氏因舉以爲例唐人多引用之自陸善經注孟始悉去之崇文總目云善經刪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卷宋人作正義復任意割裂僅於每卷每章之首約舉其文或割入注中如自齊葬魯章論語曰生事之以禮充虞路問章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人有恆言章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之類或撮附疏末如雪宮章文王不敢盤於遊畋恥之於人大矣章隱朋不及黃帝之類由是章指之名晦矣何義門焯云今刋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截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

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今參校諸本與篇序俱另錄爲卷庶廬山眞面先覩爲快焉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咸通中皮日休進書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越乎經經降而史史降而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言雖不見施用論者韙之至宋元祐紹興閒既詔進講復御書刻石（詳玉海）而朱光庭請取士第二塲試論語孟子大義各二道（見宋文鑑）自是孟子與經並列矣其制科試題則用孟子兼注王明清揮麈錄載一事云

張賢良咸漢州人應茂才過夔州郡將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綴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思索著論至都閣試文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爲過閣第一張卽魏公之翁也葉紹翁辨之曰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生平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案王偁東都事畧李覯傳亦載此事案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

歴癸未秋錄所著文云云案集名退居類稿則是張咸與秦伯同試於慶歴壬午矣是年登科記閣下六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出孟子亦非注文不知曾慥何以鑿空立爲此題也廣業案岳珂桯史云張賢良咸以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劍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紹聖後於慶歴幾四十年許安得與秦伯同試耶岳珂又有媿郯錄所記制舉科目甚詳其出題之制元祐七年詔祕閣試制科論於九經兼經正史孟楊荀國語及注內出題其正義毋出又載閣試舊制論六首出題一篇暗數一篇明

數如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歡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風之詩生養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元祐紹聖並哲宗年號然則四科優劣之差論正是明數安見孟子注不可爲首題也若泰伯所遇孟子題周公謹固言經正則庶民興不知所出曾慥以爲四科優劣誠悞然亦非鑿空立是題也考是題今見有事君人者章章指其文曰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此北宋制科以孟子章指命題之證

故詳述之又金史選舉志云養士之地曰太學府學州學試補學士於經史子內出題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可見金制亦遵趙注自元延祐設科首場經問經疑孟子題專用朱子集注而趙注日益微矣

趙注今與正義並行者明監本毛氏汲古閣本皆不盡原文何氏所稱斧季影鈔宋本既不可得訪求積年幸先後得數善本一爲改注汲古閣本所改悉照宋槧中稱有宋本小字宋本廖本極其精審後有西堂圖書意爲方氏家藏也一爲日本山井鼎所輯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等補遺亦即汲古注疏而用古本足利本逐一核對條列異同

他若崇正年金蟠本蟠與葛鼎分校十三經世但稱為葛板近刻闕里孔氏本安邱韓氏本皆專刊趙注者也考文所錄古本間與宋本殊似前於宋足利本往往與小字本同惜印用活板時有差訛孔韓本依宋槧精校且單行便於省讀為功趙氏尤大乃參閱諸本互有得失未忍偏廢因取近是者為主以兩通及岐出者注其下凡百餘處而正義之改竄乖謬脫落太甚者間亦附焉至語助之間異者非一備載考文要無關意義故概從畧云

孟子卷第一○考文詳說古本足利本篇題古本者足利學寫本古博士所傳唐以前所傳本也足利則本學所印活字板皆有題辭章指而無疏其正德嘉靖萬歷崇正承懷堂諸本通曰今

本而考文一以崇正爲主卽汲古閣注疏也

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次行梁惠王章句上三行低二格趙氏注下夾注梁惠王者魏惠王也云云四行孟子見梁惠王以後並同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惟章句上之下有凡七章三字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邠卿注此行以後並無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刊本不同錄之以存古式音義有凡七章三字宋本無後十三卷放此

王何必曰利。王何必以利爲名乎古本。今本無必字足利本何作可宋本孔本韓本並同古本金本同今本。後凡同者不盡注金本卽永懷堂本古本今本襲考文之名也

不曰成之。不與之期日古本。宋本無之字今本作而不與之相期日限金孔本同古注

麀鹿濯濯○麀鹿牸鹿也古本。牸宋作牝案孔叢子陶朱公告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大畜牛羊十年貲擬王公則牸爲正古之人○言古之賢君古本諸本並同惟宋本作古賢之君則無望至鄰國也○而獨望民之多宋本。獨古作猶無失其時○言孚字不失時也宋本。字古作子須白者○頭半白曰須斑斑然者也孔本。足利日作曰無然字宋韓無日須二字今無然字故斑白者不負戴也宋本。今斑作須足利戴下有於道路三字孔韓同足利獸相食且人惡之○古者虎狼之中能常食於禽獸是人所惡今人猶尚惡視之足利本。考文云行長可疑梁襄王○魏之嗣王也宋本。古足利魏作梁案襄王竹書謂爲今王史記名赫趙不據之而但

言嗣王盡已致疑於襄哀之誤分矣王知夫苗乎○以苗生喻人歸也今金孔韓本○古歸作象考文云恐非宋同

齊宣王二節○欲以仁義首篇宋本○今孔本首上有爲字然後道齊事也足利本○古宋無事字今金作齊之事孔同足利韓同今仲尼之徒○頌述宓羲宋本金本○羲古作戲王海引及足利孔韓同案五經文字宓下注云綿一反論語注亦用作宓犧音伏字本作虙

無傷也○無傷於仁宋本○仁古作牛爲肥甘五句○故發異端以問之宋本○問古作明之韓作也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亦反王道之本宋本○古少上之字蓋作盡韓作盍亦金作當非能好先王之樂也○先聖王之樂也宋本○足利無聖字今金孔韓同

管籥之音○籥若笛短而有三孔宋本○古作短笛足利籥作簫

文王之囿○文王在岐豐之時宋本○今金作岐山孔韓無之字

寡人好勇○疾在好勇足利孔本○宋作疾於今作在於

爲民上至同樂者○人君適情縱欲古本○縱宋金作從

方命○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古本○宋王作生誤今金作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今案尙書方命圮族釋文方如字馬云放也徐云鄭王音放蔡傳始訓爲逆且引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袁仁砭蔡編以爲穿鑿因言古字方放通用蜀志晉書引古文尙書並作方命圮族鄭康成謂放棄君命是矣今此改放爲逆由僞疏用王氏新義故也

好君也○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宋本金本○今夸作詩苦作若古孔並作若

五旬而舉之○書曰歲三百有六旬宋本○今金孔韓歲並作朞案史記五帝本紀正作歲

反其旄倪○旄老旄也宋本○今金下旄作耄案禮記釋文八十九十曰旄注本亦作耄則通用也

臧氏之子○臧倉小子古本○今金作臧氏之子足利孔韓作臧倉小人

配義與道○道謂陰陽大道宋本○今金無此句

知足以知聖人汙

○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經典稽疑云困學紀聞引趙注如此與今本異蓋所見者古本後復刪去耶惜哉廣業案趙注此二句見豈惟民哉節下今諸本皆有陳氏蓋看前不看後耳周平園跋孔仲良告身后刻引趙注云前聖不得相踰門弟子之言太過則與今小異鶴山集汙字連上知聖人讀正用趙注

大舜有大焉○大舜虞帝也今本○考文謂古本脫帝字金孔韓本同今

望望然去之○望望代之慙愧之貌也宋本○今金代之作然孔韓作去之考文

云古本作伐後改爲代俱不可解足利本作去近是廣業案代之謂代冠不正者抱慗故去之也於義爲長

王餽兼金一百○古者以一鎰爲一金鎰爲二十兩宋本張栻南軒孟子說同○今作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故曰兼金一百百鎰也案巨室章萬鎰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據國語非之禮部增韻曰國語二十四兩爲鎰趙岐孟康俱云二十兩鄭康成云三十兩孟康見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注下孔韓本作鎰二十兩也考文云古本作鎰二十兩足利本鎰二十四兩二本並無故曰以下九字金本故曰作故謂之集注彙篆曰字書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

故從而征之○周禮有關市之稅也古本○足利本稅作賦

是何濡滯○濡滯穀稽也古本○宋作淹久今同考文云古本作穀稽後人旁注云一作淹蛋足利同今本孔作猶稽韓作穀稽案禮記濡肉之濡音需濕也濡豚之濡音而京也義指近穀則以穀訓濡以稽訓滯空也

怪其穀久古本○宋穀作猶今金作淹孔同宋韓作熟

於崇○崇齊地宋本○今金作地名孔韓同

滕文公章句上○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古本宋本○今文公下有於當時三字古道下作衞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無若弟六字金孔韓同案文選注引趙注云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與古本正合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有考公麋宋本○古考作孝諸本及孫音義並作考

齊疏至之食○齊疏齋縗也飦饘粥也齋從宋本餘作齊縗從古本餘作衰禮部附韻亦作縗糜今作糜孫氏及廖本亦作糜音義與糜同

則寡取之○而反以常數取之今本孔本○古數作類金韓取上有少字

使老者至溝壑○老少轉尸溝壑宋本○今少作小孔同韓尸下有乎字

惟助爲有公田○猶殷人助者古本○今猶作獨韓作惟餘皆作猶

圭田○士

田故謂之圭田今本孔韓本○諸本士作上考文云恐非金作土案禮記圭田無征鄭注引孟子而云此卽周禮之士田地官載師士田注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則士爲圭田劉氏七經小傳謂載師士田當改土田鑿也

死徙無出鄉○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宋本○今爰作受平作也金本平作于並誤案漢書食貨志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注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鄭司農注周禮司徒亦然言於土之肥磽更易其居使均平也又漢書地理志孝公用商君制轅田之法注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處不復易居也食貨志自爰其處是也轅爰同案集注謂從居固非四書逸箋誤認俗本爲古注因云着受田二字好蓋井田之法不受田則不易居無輕徙者此皆未理會漢書者也說文作[illegible]凷易居也趣亦與爰同何休公羊傳注井田之法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上中下三品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是謂均民力

所以別野人也○所以別於士位者也古本韓本○諸本位並作伍

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宋本○今金闕許子奚爲不自織○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古宋本○今無何爲不三字害於耕○織妨害於耕宋本○今妨作紡諸本同放勳○放勳堯名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古本○今名作號災恐作逆行孔韓亦作號案堯名放勳本史記之說路史注引王安石曰放勳堯號也見孟子然則正義改名爲號正用王氏解何義門之言不誣也

秋陽○周之秋夏之五月六月古本○今金無上月字孔同韓無下之字

缺舌○缺搏勞也宋本○搏古作博諸本同金有鳥字案禮記鶪始鳴鄭注搏勞也釋文搏音博又音伯則當手旁

舍矢如破○一發貫臧古本○足利臧作機誤

是焉得爲大丈夫乎○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古本○諸本匡並作正案匡爲宋太祖諱故改爲正然則考文所稱古本果宋以前本歟宋本遇恒字皆缺末筆避仁宗諱

仕如此其急也○而不知其急若此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小字宋本○宋及今金無下若此字諸本俱有

毀瓦畫墁○其意反欲求食古本○意宋金作志諸本同古

載十一征○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古本○今金者湯作征而言孔同古無出字

爲匹夫至讎也○爲一夫報仇也宋本○今孔報訛執大

誓曰○古尚書百二十篇時大誓也漢書藝文志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儒林傳張霸作百兩篇卽百二篇也與此云百二十篇者異孔穎達尚書正義云鄭康成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古書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定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與趙說合王應麟漢法考引

之

衆楚人咻之○楚衆人咻之古本○今作衆楚金孔韓同

由是觀之至己矣○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今本○曾宋作君

下者爲巢○埤下者於樹上爲巢古本金韓本○金孔埤作卑案卑與埤同書

曰洚水警余○尙書逸篇文嘉靖本見考文諸本文作也

離婁章句上○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時人也宋本

○今金帝下有之字孔無上者及蓋以爲三字韓并無下者字文選注引此節有蓋字

三代之至以仁○三代夏殷周古本○宋及諸本殷作商案殷爲宋宣祖偏諱故改爲商

益知考文所稱古本前乎宋也

愛人不親節○己仁猶未至邪己智猶未足邪己敬猶未恭

郛足利本○宋本智猶猶字作獨今三猶字皆作獨孔韓同足利金本惟智猶作猶餘作獨

天下國家。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宋本○古無之字孔韓無之家二字

不責善。不欲自相責以善也宋本金本○小字宋本足利本無相字韓同孔并無也字

失其身。失仁義宋本○今金作失不義足利失作夫

有不虞之譽。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宋足利本○將古作時今金同

金度上有虞字

徒杠成。可以成步渡之功宋本○古作步度今金作涉度孔韓作步渡

然後收其田里。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宋本○今萊及作業也足利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金本乃收其田里田業也案周官遂人頒田里每夫受廛及田萊又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縣師掌郊里辨田萊之數注云萊謂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孫氏音義作田莱丁云莱謂莱地莱之言

采也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無罪而殺士○鷙鵰蒙害仁鳥曾逝宋本○今金曾作增古作曾遊○案二語出漢書梅福傳鷙作鷙又王逸九思元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注一作增逝

禹惡至善言○禹拜讜言宋本○今金讜作昌足利同禹聞善言則拜注古宋並作讜今作善

望道而未之見○殷錄未盡宋本○今錄作祿金孔韓同

子未至徒也○恨不得學於大聖也古本○今金作盍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足利同但無人字

逢蒙學射於羿○羿有竆后羿古本○宋作窮今金韓同餘作竆案竆字見說文邑部从邑窮省聲夏后時諸侯后羿國也作窮者非

天下之言性節○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

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古宋諸本並同今金作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爲本耳云云考文所謂此注大異者也

此亦妄人也已矣○妄作之人無知者宋本○足利無知上有爲字韓作謂

若夫君至亾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今孔本○宋常患作意似誤

行仁行義古本○宋少下行字金義作禮韓作當行仁義

是則章子已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宋本古本○今金並闕

修我牆屋○治牆屋之壞者今本○宋壞作壞似誤

帝將胥至之焉○堯須天下悉洽古本○宋金洽作治

五十而慕者

○三十在位宋本○三今作五古作二足利金孔韓作三

詩云取妻如之何○詩齊風南山之篇宋本○古風作國足利作齊國風孔韓同古金同宋

張朕○天子曰彫弓故賜之彫弓也宋本○古彫作彤案荀子大畧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楊倞注彫謂彫畫為文飾彤弓朱弓何休公羊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則當作彫孫奭以彫為誤是也

身為天子○身既為天子足利本○宋無既字今金既下有已字

夔夔齊慄○戰慄以見瞽瞍宋本○孔慄作栗

否不然也人有言章○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宋本○足利今金並闕

退以義○退應義宋本○今應作以金孔韓同

目不視惡色○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古本宋本○今

嗟作差孔韓同案二字蓋通金作言至於數四宋本○四古作四金聲至之也○故如金聲之有殺古本○金聲作音金孔同含五德而不撓也宋本○今含作合五作三金孔韓同

卿祿四大夫○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小字宋本○宋無此十二字疑脫諸本有

其交也以道○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古本小字本○宋作交來求己今金作來交求已

於今爲烈○於今爲烈然明法古本○宋作烈烈諸本同韓同古

辭尊居卑○辭尊富者諸本同宋富作貧誤抱關擊柝○柝行夜所擊木也集注譌作夜行案周禮司寤氏夜士鄭注云主行夜徼候者如今之巡夜

猶欲其入至門也○閉門由閉禮也宋本○今孔出作衍金作如

則易位。更立親戚之賢者今本。賢古本宋本孔本作貴金韓同今本曰君有過則諫。諫君不從三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古本宋本。不從六字今金作反覆諫君而君孔韓本三作去案。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傳云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菑咎將至無爲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儀禮士喪禮注並云三諫不從待放而去王逸注楚辭序七諫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正義矣爲刪故謬甚孔韓作去而待放亦未安考文又云古本遂讀爲逐義可疑也夫放出於君且不可乃加以遂乎不若讀如字爲得

將戕賊杞柳。將以斤斧殘賊之宋本。今無以字金孔韓同

民之秉夷。民之秉夷夷常也宋本。今注二夷作彝考文云古本本文作夷足利文同

今本注同古本參差不一如此據其言則足利本本文作彝矣今本本文注並作彝

今夫麰麥。貽我來麰宋本。來古作麥猶芻豢之悅我口。草

性曰芻穀食曰豢古宋本。今全並脫此八字考文云性恐牲誤案正義述此二句亦作牲禮記

按芻豢注曰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釋文云因所食得名則不得食草者獨稱牲也孔韓本性作食蓋依集注食草之說韓穀食作穀養

一心至將至。其一人念欲射鴻鵠宋本。今全念作志古本志下有念字足利同

末

飲食之人。亦爲懷道者也宋本。今全作亦以懷其道德也古本德下有者字足利本德也作者也孔韓同宋亦有德字

此天至我者○此乃天之所以與人情性宋本○諸本無異惟孔韓本此作比注此乃作比方金韓無之字

必志於彀○羿古之工射者彀張也弩向包的者用思要時也宋本○今工作善又云彀張弩付的者金同孔韓作向案考文不言古本足利本有包字疑向之誤而重出也

孟子曰於○於音烏歎辭也古今本並同○漢儒注經惟云某讀若某某未嘗有音至王輔嗣注易始言某音某者二趙氏不應獨出此音案孫氏音義云丁張並音烏歎辭也疑此六字後人以丁張之文羼入趙注也互詳劉注

金重於羽者○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耶今本○宋無謂多少至車羽十八字疑脫廖本孔本俱有古本車作輿金韓本帶上有一字

誦堯之言○堯言仁義之言今本○宋仁作行孔同

儲子得之平陸。但遏交禮今本。宋遏作遊金禮作越

王豹處於淇。故曰處於淇宋本。今作處淇水金孔韓同

敬老慈幼。敬老愛少宋本。今少作小金孔韓同

發於聲。若甯戚商歌宋本。古商作高誤

容光必照焉。容光小卻也宋本。今卻作郤孔韓同蓋依孫音義金同宋

以其小者。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今本。宋小作不恐誤

唯聖人至踐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古本。不言六字今作不言居而言踐足利金同案注以形屬君子色屬婦人故以踐形為尊陽所改非是

愛之而弗仁。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今本金本。古宋作而不知人仁足利作而不得與人同孔知作如考文以古為非

虎賁三千人○虎賁綴衣宋本○今綴作贅金孔韓同寧爾也○我來安正爾也宋本○今正作止金孔韓同若崩厥角○額角犀至地也今本○宋無額角字韓犀作犀至作厥文選陸倕石闕銘厥角稽顙注引作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無犀字案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注顏角有伏犀也

然則非自殺之也○與自害其親何異哉宋本○今害作殺金孔韓同

能讓千乘之國○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宋本○子臧今作伯夷儔作類案伯夷清聖豈好名之人正義泛引史記解之殊無謂子臧季札事詳左傳孫盛泰伯三讓論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賦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然後書丁鴻傳鴻父綝卒當襲封陽狂逃去鮑駿讓之日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則夷札要自有本

伯夷至是也○柳下惠之和宋本○和古作厚聞者至起也○諭

聞尙然古本○諭宋作喻今金作喻孔同古

孔子之去魯章○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宋本金本○古無言矣下七字足利作遲遲接淅註義見萬章曰首章孔韓同

耳之於聲也○耳之樂五音宋本金本○古五音作音聲孔韓同四肢至佚

也○四體謂之四枝宋本○今枝作肢金孔韓同

來者不拒○來者亦不距逆宋本○今距作拒金孔韓同

經德不回○行其節操自不回邪今金本○宋脫操自不回四字孔同今

如琴張○師也僻宋本金本○今僻作辟孔韓同蓋依論語考文所據古本論語亦作僻

案正義自言崇文總目獨存趙陸二家今校定仍據趙注爲本然諦觀其書實不盡依原注就諸本校之舛誤者百

餘處此非盡傳寫之誤明矣其題孫奭撰朱子已辨之謂是邵武士人所作何義門云僞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補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兔園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後人也廣業案正義首稱崇文總目宗古卒於仁宗初年踰七十其與邢昺等奉詔校諸經正義在眞宗即位之初其著孟子音義在祥符五年而引張觀王堯臣等所輯之書（宋史藝文志仁宗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錄爲崇文總目又王堯臣歐陽修崇文總目六十六卷文獻通考云皇祐時命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皇祐仁宗末年號也）僞已顯然且音義備採張鎰丁公著之說其序云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多漏畧丁有譌謬

而正義獨言趙陸又其僞之僞者不知當時晁子止王伯厚諸公何由俱被瞞過也

經義考曰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證之如曰殀若顔淵壽若邵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沉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遺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饑虎之類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亾若晉國

纂類之類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卽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爲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考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眞也廣業案論衡氣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尾生見戰國燕策莊子盜跖篇史記蘇秦傳陳不瞻見新序義勇篇作陳不占在齊崔

杍弑莊公時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同劉向九歎陳不占戰而赴圍郎其事也漢書人表亦作陳不占單豹見莊子達生篇欒黶見左傳事皆易曉惟陳質藉交費解耳案史記貨殖傳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氏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陳質疑是質贄之義音義滕文公下載質張音贄云義與贄同萬章下傳贄亦讀贄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任仁義而已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是以仁義亂齊也乃誅營

蕩此又拜妻之證也拜妻已非禮王安石孟子解改爲娶妻而朝暮拜之因言此中人所不爲譏趙失孟子之意可謂故入人罪孫音義云質本亦作贄恐非輸金錢事

雜記謂出趙注從而辨之然今注並無此文而正義乃竟詭言史記其妄明矣

詩小弁正義引趙注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遇其親是愈疏也又云孔子之善舜知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宋本無以越人及孔子句太平御覽引所謂故國章注世臣先世舊臣也王者當有累世修德之臣云云宋本無先世至王者七字又引廛無夫里之布注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袞代由是之重故孟子欲反則寬大去里布也宋本無袞代句及反則寬大四字蓋御覽所錄皆唐以來舊本也考工記正義引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貢爲莫不善也下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是貫所見寫本如此宋本足利本作故謂之莫不善也古本作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文又與正義小異文選魏都賦有睟其容劉逵注引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李善注今本趙云睟潤澤貌見明初翻刻元人本近汲古本無李注二本無異據明刻六臣注劉良曰睟容溫潤之貌也疑逵本作溫潤故善覆引之歟此可見晉本唐本

之別宋本又作睟然潤澤之貌韻會磯磧也一曰激也孟子是不可磯也舊注石激水曰磯案說文廣韻同此解故激曰磯感激亦言磯感監韻磯字舊注磯激也誤今本趙云磯激也與監韻同則亦誤也晁迥法藏碎金錄引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注然而寡少也今本作然亦少少矣集注丹之治水也引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來白圭爲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今無築堤壅注他國語又此天之所與我者集注云此舊本多作比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注亦作此是又北宋本與南宋本之別此類甚多姑舉一隅焉

宣公音義所載丁氏音最多張次之間取諸陸無及趙者

陳士元古今韻分注於古韻轉音載趙岐讀者九字寒韻浼轉音瞞引爾焉能浼我哉趙岐讀毛氏韻增案孫音義張莫罪切丁乚但切删韻瞯轉音閑覸也孟子瞯夫子又作覸趙岐讀九韻醜同覸孟子地醜德齊注醜類也趙岐讀如雠案孫無音又衆楚人咻之音休紙韻底音紙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孫之履切語韻臧倉沮君沮音且麌韻甲踰尊踈踰戚踰音羽薺韻止或尼之尼音禰號韻反其旄倪旄音帽以上皆云趙岐讀心叔當輯孟子雜記趙氏音讀當自有據然陸筠翼孟音解未之及惟韻會引齊卽齊字俱見前似之實不能得其詳也

漢鄭元孟子注

隋志七卷舊唐志同案後漢書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關事扶風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會遭黨錮隱修經業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廼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義據通深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幅巾入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數千國相孔融深敬元告高密縣爲立鄭公鄉廣開門衢號通德門大將軍袁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凡元所注周易尙書毛詩儀禮唐史承節撰墓碑銘此下有周官禮記論語孝

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水經注元注五經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

案鄭注遍考未得就所注六經言之中頗多稱引孟子而自爲詮釋者要祇依經立義不可卽謂之注孟而唐人正義每遇注有孟文輒全取趙岐注繫之初不及鄭則知其書亾佚久矣昔孔頴達之疏詩也謂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一題識之徵猶詳述之如此安有孟注現存反忍割棄者乎抑更有疑者是注不見本傳章懷謂謝承書載元所注書與此畧同不言注孝經惟此書獨有

也則謝承亦無孟注可知夫二史既絕不道唐儒復不得見隋志果何據而錄之耶且如孝經載在范書東晉嘗置博士而齊陸澄與王儉書已云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且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唐劉知幾舉十二條證非康成注宋邢昺孝經正義辨非鄭注有十二驗其所述鄭志鄭記晉中經簿春秋孔演圖等書甚詳既無孝經亦無孟子然則世有孟注非出鄭手從可知矣但隋志並不言殘闕豈其書尚有存者而竟不獲片語之傳實稽古憾事也通志藝文畧作鄭氏注避聖祖諱也北監本汲古本作鄭亢此由宋時避其字改爲元寫刻者遂訛爲亢三遷志以范書鄭傳不言注孟乃疑隋志字訛而據監本作鄭亢注洵如所云亢何許人其注又安在耶四書逸箋亦誤

作鄭亢

漢劉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舊唐志同案熙亦作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熹與熙同字成國北海人仕安南太守嘗居交州汝南程秉與之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沛郡薛綜亦從學焉晉伏滔論青士有才德者東漢終於劉成國隋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梁有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考續漢志無安南郡疑是汝南以字形相似而譌或云南安誤倒也程秉汝南南頓人逃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薛綜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並見吳志時士燮爲交州刺史中原人士往依避難者百數意熙罷守後即往交州因授徒講學於此也秉初爲士燮長史孫權徵拜太子太傅建安十五年燮歸附孫氏綜亦被召歷官交阯太守而熙所著釋名孫皓時韋昭始得見之是熙終老於交州其沒當在吳赤烏黃龍間伏元虔敘後漢青

州人物成國居殿在禰正平之後可證也有大戴禮記注早佚經義考不載孟子注亦不存經義考謂文選注三引之今搜得三十餘條

王曰叟。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史記集解亦見孟子正義

沛然下雨。霈然注雨貌華嚴經音義○案漢書王莽傳雨如注

爲長者折枝。折枝若今之案摩也後漢書注○案此見張皓王龔傳論豈同折枝於長者呂不爲爲難乎下經典稽疑所引同毛奇齡四書改錯引云劉熙注案摩不爲錢是難能正孟子之解未知所據何本○案趙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本此鄭注禮記內則抑搔曰卽案摩也屈抑肢體調和血脈乃少事長賤事貴之常禮卽導引之法也韓詩外傳載扁鵲治虢世子尸蹷之病使子明炙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是也漢志有黃帝岐伯案摩十卷莊子熊經鳥伸華佗六禽之戲曹植五梴之鍛皆用此術正義既絕無發明而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夫折草樹之枝誠易也與長者何

涉乎且草安得有枝陸筠翼孟以磬折腰肢解之差近。虢世子說苑作趙太子灸陽作吹耳案摩作矯摩史記扁鵲傳矯引案杭郎此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雪宮離宮之名也選注。案劉注有與趙同者劉雖後於趙未必相襲當是不謀而合也學者見無甚異遂舍之而孤行趙矣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春遊曰遊秋遊曰豫馮惟訥詩紀張之象古詩類苑。案白帖引文選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稼餘詳異本

鄒與魯鬨。鬨構也構兵以鬭也孫音義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選注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齊西南近邑晝音獲史記集解○案此注見晝邑人王蠋下字本作晝亦作澅水經淄水篇注時水逕杜山北有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於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澅故世以此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歇墓昔樂毅伐齊賢而封之歇不受自縊而死歇卽蠋字異也後漢書耿弇進軍晝中注云晝中邑名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澅水因名史記建元以來侯表澅清侯索隱曰澅音獲水名在齊又音乎卦反又正義引括地志云澅邑因澅水得名然則晝與澅晝字體雖異爲邑爲水音皆爲獲未有讀陵救切者羅泌路史國名記引風俗通云晝齊大夫封邑有晝氏孟子所宿者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耿弇進軍晝中者胡麥反或云臨淄晝邑水誤臨宿乃晝袁其說似孟子作晝篇爲誤而史別有一晝邑矣考水經注澅水又見瓠子水篇云時水或卽彫水也京相播曰今臨淄唯有澅水西北入沸卽地理志之如水彫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卽彫水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自西安城西南分爲二水云云史記樂毅初入齊聞王蠋賢令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合之道元所云歇墓在澅水南是澅水

即在畫邑明矣路史強爲分別毛奇齡作經問遂云畫邑
在臨淄西南孟子所宿畫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王歜所
封不知史所謂三十里乃就歜所居四面計之豈受封之
邑境乎周密齊東野語曰高郵老儒黃彥知嘗謂孟子三
宿出畫讀如畫夜之畫非也史田單傳燕初入齊聞畫邑
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
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爲
蓋邑人王蠋齊有蓋大夫王驩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
八萬鍾則齊自有蓋邑又與畫邑不同今通鑑畫音司馬
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地復不音獲何耶觀草寔之
論知讀陟救胡卦二切者並非但胡卦之音本史索隱故
宋禮部增韻於麥卦二韻互注胡麥胡卦兩切而卦韻又
注云俗作書倔籥集所謂浮爲有如此者也集注西南近
地亦用劉說而書讀如字或曰畫當作畫音獲考史文並
末嘗作讀也至說苑蓋邑係傳寫之訛觀奉使篇云昔燕
攻齊王歌絕頸而死於杜山則在畫邑甚明○舊說音切
起於孫炎炎係康成門人康成注經末嘗有此例也今觀
獲音及後摟力頭切皆出於劉以上文畫齊西南近邑摟
牽也趙劉並同裴駟李賢不引趙而引劉者正兼取其音
切也劉孫雖同時人而劉較前於孫則謂音切始劉可也

周人百畝而徹○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邢昺孝經正義）

蓋歸反蘽梩而掩之○蘽盛土籠也（陸德明詩緜篇釋文）

爲之詭遇○橫而射之曰詭遇（選注）

景春○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選注○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

脅肩諂笑○脅肩竦體也（選詩注）

病於夏畦○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也（選詩注史索隱○案說文曰五十畝爲畦）

沛澤多而禽獸至○沛水草相半（後漢書注○半韻會作生）

知我者至春秋乎○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

位見貶絕者集解

陳仲子至螬食實者過半矣○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選注

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辟績其麻曰辟練縩曰纑也選注案趙注練麻曰纑說文纑布縷也从糸盧聲皆與此異釋文云西州人謂績爲緝○案此二條見張景陽雜詩注孟子章句曰陳仲子云云劉熙曰云云據之則劉熙注亦名章句也

滄浪之水清兮○滄浪水色也文選塘上行注一本無劉熙注三字然以滄浪爲水色趙注無之三輔黃圖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則滄政言色宋蘇子美於吳下作滄浪亭取此避署錄話謂滄浪地名非水名不當以名亭非也盧學士曰易震爲蒼筤竹古詩東門行上用倉浪天皆以其色爲言

與滄浪同義宋書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卽用滄浪二字更可證

其艮人出○婦人稱夫曰艮人文選注此四見

使浚井出○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集解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南河正義引有之南二字九河之最在南

者集解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

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集解○案趙注

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較劉爲長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若然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

禹使得祭祀與集解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陽城今穎川陽城是也 集解。地理通釋劉熙云穎川陽城今屬河南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崇高之北 集解。案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補注引孟子注云嵩高之北字作嵩史記正義亦引作嵩崇昭國語注云嵩古通用崇字案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引前書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為崇高然則熙注孟時尚名崇高也

生之謂性也至猶白玉之白與曰然。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 選注。雪性消消當作清朱彝尊亞聖廟碑詞曰大人藐之白羽之白輕兮鵝鍾棄之白雪之白清兮楊疊距之白玉之白貞兮可證玉性堅與趙注同意林作白玉白性貞案謝惠連雪賦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正作貞詳拙著意林補注

牛山之木嘗美矣。南小山曰牛山續漢志注。案此見齊國臨菑城下引孟子注知是劉者以前嵩高之北與裴正同也趙注則云齊之東南山閭百詩以爲岐在複壁中注方向少錯是也水經注一名南郊山

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摟牽也力頭切選注下同。案通志六書畧摟即侯切說文空也从母中空之意一曰務也臣案此與孟子摟則妻之摟同婁是本文挑婦人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案樂正子已見離婁上據注引在褚淵碑文孟軻致欣於樂正下因之

其所以異於至幾希。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摩頂致於踵。致至也案此見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剖心摩踵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彥昇奏彈曹景宗自頂至踵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據此則趙劉

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巳皆作放今考文選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萇詩傳顏叔子納鄰之嫠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令惟放乎項邪注中有放至也三字而無方往切蓋此音切出於李氏也至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宗炳明佛論撫頂至足盧照鄰悲今日曰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又以踵爲足晉書王坦之傳磨頂之甘南齋書隱逸傳贊磨頂滅踵則又可作磨○此注據成化汲古二本六臣本作放無於字

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操也

猶棄敝屣也○屣草履可履案屣古今本並作蹝蹝本當作躧選注引劉作屣其義同也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

敬也

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

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隱度也括猶量也以上三條不知所繫案孟子無獻槽隱括字獻疑在饋孔子蒸豚下鄭氏周禮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則因饋及獻未可知也槽疑螬字之訛說文作𧓆蠐𧓆也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蠐螬也羅願爾雅翼云蠐螬說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也隱括見郭有道碑注引孫鄉子曰鉤木必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云云隱字注又見座右銘今荀子作檃括趙岐孟子篇敘有隱括字然不應有劉氏注也

晉綦毋邃孟子注

隋志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經義考引七錄作孟子注隋志因連上劉

熙言省注字舊唐志七卷案綦毋復姓左傳有晉大夫綦毋張見廣韻毋字注綦毋與史記儒林傳胡毋生之毋同音無隋志注作母誤戰國有綦毋子見劉向別錄漢有廷尉綦毋參謝承又稱東莞綦毋君劉表在荊州時有儒士綦毋闓是也邃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又注云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撰邃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誡林三卷並梁有今亾宋裴駰注史記嘗引其說知爲晉人正義不考但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九卷疎矣趙鄭劉注皆七卷此獨有九分析之法不可得詳豈兼取外書與經義考言李善注文選引二條今細檢復得二焉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

焚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會無我竈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茗之草其莖紫又曰言有命祿生過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竈滿也御覽兵部列女傳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此弓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綦毋邃注曰繁人官名札鎧也燕角善楚筋鼓河膠粘也據此則邃亦注列女傳耳今其書早佚只此可據附存之

夫子當路於齊○當路當仕路也 文選郭景純遊仙阮嗣宗咏懷詩注引之

伯夷隘節○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 選注

秋陽以暴之○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 選注

驅蛇龍而放之沮○澤生草言菹 選注下云沮與菹同在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下據此則綦毋本作葅也祝穆事文類聚黃公紹韻會引孟並作葅

附關名注

漢書臣瓚注引孟子注曰害義謂之殘臣瓚者薛瓚也見水經注

周禮考工記匠人正義釋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引趙注後又云或有解者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并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

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周言百畝而徹則亦有上地及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者明皆有可知以其云貢貢無助法殷人云助稅并無貢法周人云徹貢助兼有也禮書引直作賈公彥說非也

路史注云相州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今清河有丹朱陵案御覽引尚書逸篇曰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故號曰丹朱漢書律歷志亦云封堯子朱於丹淵爲諸侯竹書帝使后稷放帝子朱於丹水史記注云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所封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百三十里與此言白水者異

禮部增韻五霸案孟子注蓋取牧伯長諸侯之義後人恐與侯伯字相混故借爲霸字別之集注引丁氏手音已作霸

右四則前二則皆在唐前信古注也後二則當出唐儒以其有裨經訓並錄之其諸書所載不明言出孟注者槩不與焉

讀書論世孟子之彝訓也顧世有可知有不可知可知者以書合之不可知者以書定之斷無移書就世執世疑書者書可疑亦可不讀世可移又何待論耶竊觀孟子一書讀者遍古今天下而計生年則或定或烈訪里居則忽鄒忽魯宦遊所至則應劭謂自齊魯鄒薛而梁衛嵩謂自宋鄒任薛而梁齊最後有先梁後齊始宣終湣之說伐異黨同終無折衷嗟乎經典宿疑孰有大於此者乎夫孟子鍾靈鄒嶧生值姬衰抱道周流憲言詒後生平既概見本書其所紀時事又皆得之閱歷確鑿可據非若公穀之聞見異辭莊列之寓言無實也即云列國事故不得不取旁書證之然而國策不詳年代

篇次混淆史表編述燼餘傳聞舛誤與本書已多不合全賴博稽深考者權其然否而去取之蓋第欲借鏡以照形非令其契舟求劍且許其入室操矛也乃自漢以來論列孟子之世往往宗主史表雜採他書迫求其合而不得則苟且遷就者有之調停兩可者有之夫史之序六國表也自言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多藏人家所以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權變亦有可采者乃因秦記表六國時事觀此亦可知作者之用意矣通鑑考異謂年表差謬難可盡據李彭山亦云史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當以

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洵知言也而仍襲既久耳食之儒寧變亂大賢之出處不敢背違史氏之年表嗚呼此孟子所以慨然于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廣業蓄疑有年欲有以救正之自惟譾陋深懼獲戾前修既思孟子亞聖大才生不逢世其書復橫被非刺疑詆既得列于經以上繼魯論而猶使其行藏大節湮晦勿彰罪乃滋甚於是枚舉其事先取本書檃括成文以原無可疑者發其疑所謂可知者以書合之也次取辨駁諸條分繫其下以似有可疑者晰其疑所謂不可知者以書定之也曰雖失煩辭非泛設蓋用是讀吾書而已論世云乎哉作孟子出處時地考第四

孟子出處時地考

海寧周廣業述

本傳

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横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司馬氏傳孟子雖簡畧然於里居師授及遊歷先後著述大指己悉該舉不得因年表有誤并增損本傳也特錄原文於此

年世序畧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孟子之生去孔子未五世所居鄒國又與魯密邇教澤所被不啻見而知之故其生平傳述於曾子子思爲多而所願學者孔子所力闢者楊墨以居仁由義爲志以知言養氣爲學明王道黜霸（陳釋曾文說孟子書主意在性善實理在仁義工功夫在求放心養浩然政事在務農興學以行王道）行年四十己不動心設科教育及門數百人曹交聞人皆可爲堯舜

之言亦欲假館鄒君留而受業時鄒君蓋穆公也孟子委贄為臣嘗因顧問勉以行仁政而季任以將交孟子往見之齒既爵仕齊為大夫遭母喪合葬於魯起為卿卒以道不行而歸其時上溯周初七百有餘歲矣既之宋之滕歸輒居故國滕之臣然友問禮者再皆在鄒也晚乃遊梁惠王尊稱曰叟未幾惠王卒襄王立度不足與有為遂歸老焉會樂正子仕魯魯故宗國墳墓所處孟子時復命駕聞將使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謂大道之行不於其身將於其門弟子也既而臧倉見沮平公怠於禮賢而孟子亦絕意人世矣先是授徒歷聘以來門人多所私記孟子志在行道未暇也迨不用於齊

而歸俯仰天人撫時增感嗟興王之難遇懼絕學之失傳因述堯舜禹湯文之道至於孔子皆由見知以啟聞知不禁喟然嘆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由是次第編述訖于有成門人以是數言爲七篇所托始繫之終篇猶孔子作春秋托始獲麟也

雜記載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須孟母墓碑記成宗元貞二年立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

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張記辨曰孔子以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至魏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為一百十年愼靚王三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凡在齊六年皇極經世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為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母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廣業案此辨是也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終於敬王四十三年徐廣云歲在甲子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徐廣以為乙丑推至定王二十五年當為丁酉又三年庚子定王崩今六丙申戊戌實差一年此據皇極經世書也魏齊事亦仍舊譌另詳後陳氏疑定爲安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譜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也近孟衍泰三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梅瞿九思說定爲烈王己酉生赧王二十

六年壬申卒（集語同）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氏世譜亦然知又非陳氏所見之譜矣案史記六國表定王在位止二十八年加考王九年以足三十七之數是爲己酉去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纔四十八年則太近若自壬戌推至烈王己酉爲百有八年則又太遠朱子集注云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見孔子未得爲孔子徒句下）詹道傳集注纂箋從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推之又十年悼公立（史六國表魯附楚據之當十二年漢書律歷志當十一年詹景鳳作十六年誤）凡四十年（史表三十八漢志三十七）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史表三十二）共公二十二年（史表二十三）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百六十四年（史表共百六十五而漢志共百六十二

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上纂箋今以六國表考之魯穆公立於威烈王之十九年卒於安王之二十六年是孟子當生於安王之世譜本不足憑就舊譜壽八十四言之敘生年當改定字去三字爲安王十七年則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當在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而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譌爲定王訛爲三乃魯魚亥豕之失也但其所據止留青日札遂謂生卒朔望不可易恐未盡然○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蓋孟子之年最明白可數者爲齊卿時已自言我四十不動心知其時年必耆艾矣若生於烈王已酉則後三年烈王崩顯王繼立而孟子仕齊即在顯王三

十七八至四十一二等年詳後計孟子年纔過四十何遽云齒德皆尊而自居長者趙注孟子年老自稱長者王曰吾惛禮記注耄惛忘也其年亦非盛壯而孟子言僅有其一則長於王可知也禮六十始杖鄉週鄉飲尙在立侍聽役之列使以強仕之年而言鄉黨莫如齒景丑齊客其可欺乎今雖無由考知竊爲約紀其年曰周安王十七年丙申孟子生杜預春秋左傳後序云推校紀年魏哀王二十年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上去孔子卒百八十一歲孟子生安王十七年去孔子卒九十五年舊以爲定王丙申實差六十年又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圖己卯周安王立十七年乙未以下紀事俱差一年蓋敬王在位實四十四年史因此誤茲不復辨至烈王元年丙午年十一歲顯王梁惠王三年齊桓公午八年史元年癸丑孟子十八歲表作齊威王十一年○史表詳後

二十三年乙亥孟子四十歲梁惠王二十五年　齊宣王十一年史表作齊威王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乙酉孟子五十歲梁惠王三十五年　齊宣王二十一年史表作宣王七年

四十三年乙未孟子六十歲梁惠王後元十年表作襄王九年　齊宣王三十一年表作十七年　宋偃王三年

慎靚王元年辛丑孟子六十六歲梁惠王後元十六年表作襄十五年　齊潛王元年上年爲宣王三十六年史表作潛王四年

三年癸卯孟子六十八歲梁襄王元年表以襄爲哀

赧王元年丁未孟子七十二歲魯平公三年史表作元年

十二年戊午孟子八十三歲

十三年己未孟子八十四歲

但依此考之庶七篇所載仕止稍有頭緒耳

右生卒年月

孟子年歲觀與諸人問荅亦可見如稱宋牼曰先生自稱

出處時地

名對北宮錡亦自名稱高子曰高叟楊子方言叜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閒凡尊老者謂之叟集注考證謂相尊之詞不必年長非此皆齒尊者也其儕輩惟字王驩曰子敖若沈同淳于髡宋句踐戴不勝景春白圭之流皆子之自稱曰我諸人可考者宋牼即莊子宋鈃與尹文皆悅墨子之風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齊宣王時人亦見荀子有宋子十八篇言黃老見漢志小說家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齊之贅婿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白圭據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樂觀時變鄒陽書曰白圭爲魏拔中山文侯賜以夜光之璧計其年且長以倍不當自名曰丹孟子呼爲吾子

故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與孟子言者名丹字圭不得與史強合今考韓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正鄰國爲壑之證呂氏春秋審應覽有白圭與惠施折辯語則其爲另一人似無可疑然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據竹書紀年秦封衛鞅於商在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秦紀在考公三十二年較後一年是圭後於鞅甚明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呂氏春秋及新序載孟嘗君白圭問荅於魏文侯皆稱謚恐史與鄒陽之說誤以武侯爲文侯也尚史云案策圭事魏昭王史與鄒陽作文侯誤圭言治生產猶孫吳用兵若事文侯則正與吳起先後安得引以自衒此說亦佳但不若文侯商鞅爲更切耳

出處時地

又史言騶衍後孟子而髡乃與俱至梁則使趙之年亦必誤也

右附論宋牼等年紀

本傳孟軻鄒人也漢志同趙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于欽齊乘春秋謂之邾婁婁有二音合閭音爲邾合樓音爲鄒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後史游急就篇孟伯徐師古注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廣韻仲孫爲三桓之孟孟子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爲此二說一詳其邑里一原其世系可謂周悉而明白矣只程乃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譚氏編年

畧更攸其說云鄒爲魯下邑卽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紇所治地史云鄒人不云鄒國人猶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也本書言自齊葬於魯因是時有二鄒慮後人國與邑混故於葬母大事特書之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誤鄒爲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鄉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邑卽是居魯其對鄒穆公不稱臣而言甚倨卽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爲別國矣於魯則云我之不遇魯侯天也以不遇本國之君老更無可遇故曰天也詳經義考友人吳兔牀著

有程復心孟子年譜鈔本一卷論不可不編年者有四此
其一也文與譚貞默編年正同豈譚襲用之歟子見爲元
名儒不應有此亦誤疑爲譚所借撰故竹垞於程祗錄四
書章圖二十二卷不及年譜而於譚獨詳載孟子編年也
年譜雖未盡合
其可採者錄後
廣業案此言殊謬史與孟子同傳者淳于
髡齊人荀卿趙人不皆繫以國即孔門弟子如端木賜衛
人言偃吳人亦從無連國字之例安見單言鄒即爲魯下
邑也且鄒國與郰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
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郰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徐
鍇
繫傳鄒下引趙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改
曰鄒則畱反郰下引左傳郰人紇則侯反
二字形義判然
玉篇訓同說文惟鄒下增注云
俗作邪郰注云論語作鄹廣韻
許叔重書具在可覆按也
鄒縣名在兗州郰下亦引說文又杜預春秋地名釋魯地
云襄十年郰注魯國魯縣東南莝城也釋邾地云隱元年

邾注魯國鄒縣文十五年 繹注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鄒字見孟子書者十他書或作騶如史記鄒人一本作騶人始皇紀鄒嶧山封禪書作騶嶧山漢書地里志魯國騶注故邾國續漢書郡國志騶本邾國是也俗通作邹顏元孫干祿字書邹鄒注云上通下正是也郰字見左傳郰人紇通作鄹論語鄹人之子孔叢子還轅息鄹亦作陬孔子世家生昌平鄉陬邑是也若鄒郰之字考古書從無通借至水經注始譌郰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即左傳之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遂詔封孔子爲鄒國公見後周書隋復封孔長孫

出處時地

為鄒國公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與地志陬並作鄒實坐此誤也鄭樵通志氏族畧序以字為氏云宋有孔氏孔子以六世祖孔父之字為氏又序以邑為氏云魯鄒氏子姓宋湣公後正考父食邑於鄒生叔梁紇遂為鄒氏今兗州鄒縣是也齊有鄒衍鄒忌望出范陽如其言則孔子不但鄒人又氏孔又氏鄒而忌衍皆與同祖一字傳訛乖謬乃至於此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譌鄒為郰而云孟子郰邑人司馬貞史孟子傳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聖賢梓里任臆顛倒此皆五代及唐俗體傳訛急待後儒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於郰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又注云或作鄒非極為了當集注考證聖人之居在今襲慶府仙源縣而鄒即鄒縣在仙源之南亦極分明而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軻鄒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封鄒國亞聖公俱載正史今

乃混國為邑謬假說文欺世可乎反葬誠屬首邱之義然是時壤接牙錯不必如後世之土斷左傳載魯伐邾非一安知疆田保繹而後魯地非即向之鄒地且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不得藉是為魯人之證左傳哀七年魯擊柝聞於邾漢志魯騶蕃三縣俱屬兗州魯即魯國蕃即邾國騶即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不古之據而以今境計之合孔孟皆為鄒人誤矣三遷志秦漢鄒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杜預劉昭杜佑說並同孟子所居在此後人以今治為古地誤鄒志宋熙寧五年省入仙源元豐七年復置至鄒人與楚人戰正惟身是鄒人故援以喻齊左傳正義引譜云春秋後八年楚滅邾此即趙氏所稱或說也漢志云傳二十七

世為楚所滅水經注楚宣王滅邾國名紀曰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意其時楚方蠶食鄒不行仁政而安與力抗孟子知其必有後災適因齊事觸動遂不覺痛切言之也乃以是即知非本國乎且鄒在春秋賦六百乘傳至戰國亦在十二諸侯之首故楚射者以秦燕魏比騏鴈齊魯韓衛比青鳥鄒費郯邳比羅鸗謂其餘皆不足射則知是時安思敵楚者惟鄒故借爲以一服八之證也魯旣父母之國何與愼子言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如曰居鄒邑即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鄒君即穆公孟子與言必稱曰君故曹交雖不在公所亦必稱君也至平公則吾與魯侯對舉即知非本國臣

民矣且鄒魯閧後穆公肯復引讐國之人與圖善後乎閻

詠曰祗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言已明切廣

業恐人之好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鄒費之費即所稱費

惠公者水經注引魯連子曰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賁餘詳四書釋地

右里居辨鄒郰之訛

譚氏所稱二鄒皆顓帝後所封國與郰邑風馬不及其一

早著于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

齊魯曹宋滕薛鄒莒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

後以姓存者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此鄒

入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而息

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鄒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鄒平古鄒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即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周武王封安裔孫邾俠爲附庸居於邾今兖州仙源縣古邾城是也俠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繹今兖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兖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始文公但遷繹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鄒至戰國更無邾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會鄒山記云騶山古之繹陽曾穆

公改爲鄒史索隱說文繫傳並云魯穆公改邾爲鄒改名不應出魯或訛鄒穆公爲魯穆公耳（張居正四書直解作鄒穆公是）

右附論二鄒

葬母於魯似于魯人爲近然孟子所葬廣業亦嘗考之矣續漢志騶本邾國劉昭補注引劉會騶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遷於繹郭璞云繹山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據非鄒人而何以葬鄒也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

所治之屬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于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傳寫訛基今正之山堂肆考以四基對八部）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見孫明復小集）其庳地域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明復云東北三十里容思云馬鞍之南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子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

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里近聖人之居而墓亦壤接焉乃其葬在鄒不在魯固自顯然孫于二公皆山左人言必不誤說者更將何以牽合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兗州鄒縣本繹邑有孟軻冢不詳四基之一宋孫頊墓碑作基山之陽陳鎬闕里志張泰鄒志陳氏世家記俱作四基山齊乘又云鄒國公廟在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即孟子故宅他若天中記孟子生時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閭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舊山東通志鄒志闕里志岱志董斯張廣博物志並載列女傳載孟母三徙斷機韓詩外傳買東家豬皆孟子居鄒事使豢其居止則諸事皆無所

繫是不可無辨也

右冢墓

孟子父名字失考孟氏譜名激字公宜孟母氏亦未詳張頊孟母墓記云舊唯片石題曰鄒公墳廟碑言母氏李未知何據集語載金孫題碣謁廟記有李氏之說疑碑爲金所立或云仉氏音掌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在孟子爲士之後明矣時年蓋已四十餘題辭所謂夙喪者特以父先母死耳非幼孤也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四書直解集語續文獻通考闕

里志三遷志遂云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列女俱無此說且列女載孟母斷機事云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此必非嫠恤之言夫士及三鼎固非穉綵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絶而臧倉得以行其毀焉耶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嗇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又安得不辨之蓋公宜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耳廣業案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父母制祇稱其父夙喪張須墓碑亦然則三歲喪父之說妄也張士觀追封制云朕惟孫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

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寳闕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稱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見蘇天爵元文類

孟子字史傳漢志不載趙岐亦曰未聞太平御覽引聖證論云學者不知孟軻字案子思書及孔叢子所稱孟子居卽軻也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廣韻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顏師古漢志注引聖證論作字子車而云未詳其所得則謂出子思孔叢者正未可信矣集注考證云軻車軸故字子車傅子又稱鄒之君子孟子輿見選注王伯厚疑皆傳會是也妻由氏見續文獻通考亦無古據何異孫十一經問答云父名母氏未聞娶誰氏有幾子皆無所考此闕疑也復云史記本傳載孟子幼孤而教以三遷之訓則大謬又以

古者易子而教證孟子未必有子九誤

右孟子父母

孔孟之師皆不傳淮南子有項託七歲之說呂氏春秋稱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要皆三人之師而已孟子本傳稱受業子思之門人本無定名猶孔子之焉不學也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因謂史文衍一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爲思孟問荅之辭唐韓退之李習之皆以爲學於子思其實非也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云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爲喪主知其時年已長矣孟子書

出處時地

論及張儀公孫衍當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後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魚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共處函丈何壽考至是或謂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衞而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計其生近安王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復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固知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魯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書亟稱繆公尊禮子思時

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其居衛有齊寇必少壯從仕時事言苟變於衛亦必在悼敬昭公時又云家語伯魚年五十卒子思年六十二案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哀公薨又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沒已七十年使子思壽僅六十二安得繆公時尚存集語受業解亦知年歲不合因謂伯魚卒子思方生以名伋字子思附會之尚不相接又謂元王貞定王考王六十年係後人妄添而削去之而曰周顯王六年孟子年十歲子思年六十一請見受業則在是年明年子思年六十二卒穿鑿殊甚經義考載季本事蹟圖譜說與詹氏畧同夫思孟生卒之年既不相值而孟子稱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魯繆公已詳逸文其爲追溯無疑惟是子思之學得諸曾子而七篇述二子之言最多則師承固非無自耳

右師承

孟門從遊者趙岐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見漢書古今人表者六人公孫丑等第三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等第四徐子等第五宋徽宗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爲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淵頴孟子弟子考序稱十九人考失傳序見存心堂集則與趙注同可知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門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屈胥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宋祀典作告子不害餘並依趙氏宮夢仁讀

書記數畧則易滕更浩生不售𥂕成括爲孟季子告子一本作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人互異竊謂季子在集注疑是仲子之弟其兄既著書論詩弟自無慚私淑仲子詳後注又都穆聽雨紀談引譜仲子名畧孟子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得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公孫丑者今三遷志孟畧爲仲子子又與都說異寧於宋仁宗景祐四年爲鄒縣主簿奉祀孟子今孟氏皆其後譜即其所輯今復數修殊少古據難信也周霄殊無取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章在孟門所禮異於滕更稱子有同樂正謂爲著錄也宜呂氏春秋有匡章與惠王及惠施問答殆從遊於梁者歟而趙注卻止言齊人夷子逃墨歸儒憮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他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

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有公明儀高叟集語濫及淳于髡鄒衍等其誤固不待辨然從者數百彭更既明言之則弟子之姓名湮沒者何可勝數季孫子叔盆成括等幸附見于七篇尙何去取之紛紜乎　國朝孟廟從祀仍明制十八人視宋政和無滕更而有盆成括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廬連陳代高子孟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見大清會典斯實千古定論可息羣議者矣

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並見左傳二子當是其後氏而不名與公都子同例今以子叔疑爲名終亦莫能知爲何許人也惟左傳昭二十九年經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釋此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混意即其人而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愛憎之口款廣業向持此說詳讀經隨筆中後見集語所論正同然趙岐熟於左氏不應忘之至死矣盆成括正與孔子出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适以母柩合葬於路寢事晏子稱之曰适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兩盆成适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适

或謂後車傳食方遊齊梁時則然居鄒尚無是也但彭更專舉隨行者言安知及門受業不更有人耶許行爲神農之言徒尚數十陳相兄弟一見大悅豈大賢反不及之時無聞人諒未必三盈三虛也其後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則其人且千計何

止數百乎馮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矣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古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嘆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

陸璣毛詩疏陸德明釋文序錄並云孟仲子魯人昔孔子刪詩子夏序之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仲子仲子授根牟子孫傳荀卿及大小毛公則知鄭氏言子思弟子者非也鄭氏詩譜孟仲子子思弟子詩惟天之命篇正義引云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著書論詩

文選注引墨子有告子勝見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子勝斐然之志下王伯厚謂勝爲告子名是告子與浩生不害信兩人矣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伯厚謂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稱高子此高子孟子以

叟稱之與去齊時以尹士語告者當另一人齊乘謂公孫丑萬章皆齊人滕州北公村有丑墓其南萬村有章墓上六書正義萬姓芮伯萬之後孟子門人萬章餘萃無考其廣韻所載屋盧子著書又邸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顧充古雋考畧咸邱魯地豈咸邱之人以蒙爲名歟四書釋地曰以所居地爲氏是也公字注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又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古今姓氏辨證曰孟子有屋盧子元和姓纂云晉賢人著書言老聃之法滕更滕叔繡之後以國爲氏充虞出周官充人之後以官命氏通

志氏族畧咸邱蒙齊隱士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孟子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夫咸邱隱居公行著書已屬異聞屋廬喻老克卽子春尤可怪也至廣韻之離婁通志離氏注引風俗通云離婁孟子門人則傳訛自漢附錄於此知古亦有不可泥者

右門弟子

本傳孟子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題辭因云孟子自著姚信士緯則曰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或捐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見太平御覽其後韓退之林虞中並同其說世儒或然或否廣業

案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荅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師訓謹授受秉法論語也觀公孫丑美大之稱幾及孳孳之言屋廬子喜於得閒數節當日師弟情事畢見矣迨還自青齊既難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後世取向所進說時王傳授弟子者潤飾而删定之以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託諸空言不若載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老遊梁魯其例亦同豈竟孟子自著哉至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爲之何也諸子皆

孟門高第七篇中無斥其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浩生不害皆稱爲子卽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當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未必不由此也聖賢羣輔錄載八儒有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殆其人歟林之奇謂有萬子曰當是萬章門人所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孟子稱謚者止一梁惠王若梁襄滕文魯平皆後孟子死則書謚出門人甚明晁公武讀書志已有此說玉海藝文考證圭之謂惠王元年至魯平公卒七十七年軻始見王目之曰叟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或者乃云當日門人不能有此精粹文字寫得孟子意思出夫親炙大賢之門旣不能師其德行復不能傳其言

語則其時設科受業果所教何術所學何道耶其傳食諸侯將竟一無事事徒資賴其師爲糊口計耶後世追封侯伯從祀孟廟亦不問其功德之稱否耶秦漢以下文士接踵亦頗有粹然者其師不必孟子也朱子語類數億萬言盡其徒所記孟子顧不及朱子耶朱明人此等議論實令人氣塞也篇中稱孟子適曰夫子獨樂正子稱先生自稱曰弟子或名獨萬章咸丘蒙稱吾知必非出一手性理小辨曰百有餘歲似適梁齊時所言七百餘歲是去齊時所言謂其書作於一時可乎此說亦有見

或問師弟質難言皆在耳傳述非難至與時君答問門人何由得其詳而長篇短牘一無遺誤也曰不觀梁襄王章乎望之不似人君以下皆出而語人者也人即門人也孟

子固罕見諸侯見則必有建白退輒爲弟子道之或直舉以相詔或因請而備陳故記錄特詳而此于首篇發其凡也倘謂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故表槩之餘則秘不語人既非隱惡揚善之道亦豈開誠布公之意耶此書皆出當時寫錄故雖小小往復不少漏畧阮逸謂章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此暫說也如滕世子初見時門人偶未及記至復見之日已不能盡述前言而撮舉大指今云退自齊梁始作勢必取數十年往事一一追憶成之某問云何某荅云何無論文重思煩辭不齊一且亦惟詞章之士以之研京鍊都則可耳豈所語於傳世立教之書哉

右論七篇非盡自著

宦遊序畧

史稱孟軻困於齊梁而楊雄解嘲有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乃其間在齊日多在梁日少仕齊在前遊梁在後若任若宋若滕若魯皆其歷聘所至而鄒則父母之國也本書所載遊歷甚明而他書雜出齊梁之事往往錯亂不合故今先取齊梁年世論定之而後以次及焉繹史引文選注辨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其事則未聞也案此注見解嘲下嘉靖袁氏本作唐劉濟曰孟子遊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雖往來云云明季萬卷堂本作唐呂向注闕周字考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安得爲師豈齊威王之訛歟

孟子書先梁後齊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注梁惠王章云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稱之曰父不遠千里之地而來至此注齊宣王章云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也（注依宋本）其言可謂明且核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展卷即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而梁惠王之改元一誤之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再誤之于是遷就附會愈求其合而愈不得矣案竹書顯王三十四年魏惠成王（即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慎靚王二年惠成王薨春秋後序史記集

解及通鑑考異困學紀聞並據以爲說凡前元三十五年後元十七年史遷時未有汲冢書而亦弗復深考遂不知有改元而曰惠三十六年卒割後十六年屬之襄王其下乃接哀王梁之世次既差則孟子之適梁舍三十五年更無可繫矣故六國表祇於梁一書孟子來而七篇中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去齊大書特書不一書者俱絕不之及然其本傳固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序次初未嘗誤王文憲反謂史記輕改孟子可異也通鑑既依紀年以襄王爲惠王又從世本改哀王爲襄王集解引和嶠荀勖說云史誤分惠成之世爲二王乃年數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此通鑑所本也

仍依史表繫至魏于惠三十五年至後十六年載惠王卒孟子見襄王語中隔十數載不別記孟子一事綱目因之前書孟軻至魏後書魏君禮卒孟軻去魏適齊提要無此六字案綱目以惠後元年繫襄王三十六年下又與紀年不符蓋既改稱一年則三十六年即其後元不當在明年自此至後十七年紀事每差一年遂使亞聖遺書雖家誦戶習終莫得其解矣夫史成於灰燼之餘已謂無舊史年月可稽故於十二諸侯稱年表而於六國但稱表其中編年紀事原不能無所差舛且如魏世家既誤惠爲襄秦本紀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又誤襄爲惠表哀王九年其敘稱王既誤以惠王爲追尊及述孟子之言又苦不合於是約舉其文而陰以君

字换王字其意本欲自救通鑑未審其故輒取孟子改之以實先梁後齊之說程氏年譜云孟子非編年之書也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惠王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加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其不以遊梁始甚明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宋事亦在滕文公下）

右論史紀梁事之失

顧亭林嘗言孟子適梁在惠王之末以史及孟子序說謂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其後二十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爲非語雖不詳極有卓識然適梁早晚當時亦豈竟未

商畧及之特因仕齊之年求之齊世系都所不合勢不得不屈孟子就之夫因齊世系不合而變亂孟子之遊歷以就之則雖至愚知其不可善乎金仁山之言曰史表於魏年旣誤則其於齊事安得盡無所誤今據田完世家桓公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四十年詳檢索隱注文卽知不然毛氏汲古閣有重刻北宋祕省史記索隱三十卷今用其本六年救衛桓公卒注云按紀年梁惠王十三年毛本作十二年明正德閒愼獨齋翻刻元中統二年段子成本及凌稚隆史記評林並作十三年今校正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魏世家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注云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據之則桓公又稱幽公又宣王二年騶忌子注云按

紀年威王十四年田朌伐梁戰馬陵戰國策南梁之難有張丏對曰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橫稱鄒忌皆謬矣魏世家惠王三十年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注云按紀年二十八年與齊田朌戰於馬陵又孫子傳與齊戰於桂陵後十五年注云王劭按紀年云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於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朌敗梁於馬陵計相去十三年廣業案二注一作二十八年一作二十七年相去俱無十三年合觀後注則二十八爲是又八年魏惠王卒注云按紀年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以其後卽爲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注云紀年當

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諸本皆誤六爲一今正之）改爲後元又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東阿注云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依前宣二年注是惠三十三年）彼文作平阿（案田世家亦作平阿）又云十三年（當是後元一年）會齊威王於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鄄字慎獨齋本汲古淩本並作甄）又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案此六引紀年皆今本竹書所無（惟田盼一條與今合）且字多錯午無可覆核（隋志紀年十二卷注云汲冢書與竹書同異一卷今惟竹書存）然就其言考之威宣不惟互見兼多連稱戰國策蘇

子謂秦王曰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厚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用之破韓威魏云云又曰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名衍之徒論著終始云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云云漢書郊祀志同鄒陽上梁王書齊用越人蒙漢書子臧而彊威宣儒林傳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貨殖傳齊富彊至於威宣自序田完世家亦云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夫策史皆分威宣爲二王者也而此言威宣又言宣王明係一人史動輒合稱在本書則爲變例參考時事亦止一人何也騶衍後孟子其倡怪迂之說當在宣王末燕昭求仙踵宣之成轍也荀卿遊齊又後於

衍故傳言田駢之屬已死宣王時若兼言威卽大相牴牾然則前後書法岐異如此者無他威宣實一人而兩諡今則析兩諡爲二王故耳蓋是時多複諡或並稱或約取韓宣惠趙武靈皆並稱梁惠成秦惠文單稱惠而鎔舉一字則自周貞定王已然漢書人表竹書貞定王周本紀定王世本貞王齊事傳之稷下流播諸侯此威彼宣尤易雜出國策因分繫之而世家遂斷爲父子視割裂梁惠爲甚矣然於蘇子之言封禪諸篇卒不能易蓋五德采用始皇神山上書徐市信有足徵推之富國宗周亦必本先秦舊文錄者初不及顧本書而當時後世適亦無置疑者噫是豈小失也耶世系既差年數自舛據紀年桓公之

立應在史表威王之四年而桓公十九年卒與世家宣王卒年正同秦記本無年月史蓋因其錯簡而倒置之又以康公之卒年爲桓公卒年故愈不可曉世家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紀元年和二年卒桓六年卒六國表康公二十六年卒明年威王元今誠以周烈王元年爲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表齊威王四年至惠王十三年適得十八年明年十九年卒又明年周顯王十三年爲宣王之元表威王二十三當惠王十五年盡前元三十五年加後元十五年表魏襄十四齊湣三始卒適得三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趙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云云案烈王之崩史表在齊威王十年世家威王卽位九年諸侯並伐並無相率朝周事而湣王

前三年實屬宣王湣王實止三十七年桓公未稱王故國策但稱田侯及陳侯宣有複謚故亦稱威王淳于髡傳謂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王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言宣王又世家楚圍我徐州在宣王十年表及孟嘗君傳同而越世家乃云齊威王使人說越王無彊伐楚楚大敗越北破齊於徐州考古質疑謂史自戾詳後注忽威忽宣參錯不同皆由於此呂氏春秋載威王欲殺陳駢子駢子奔孟嘗君以車迎之新序亦然尚史謂威王孟嘗不同時案孟嘗君傳文代嬰爲薛公在湣王十年左右則此威亦必是宣也更有說焉莊子鬼谷子俱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而有齊國莊見胠篋篇鬼谷見引索隱今無此文今由田完數至威

宣王正得十二世田完世家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釐子乞乞生成子常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簒齊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彊共十三世威宣實一人故云十二世參考紀年年世正合非意爲增損也莊子與宣王同時見史傳鬼谷書蘇秦所述見唐志既親見其人爲追溯其世豈若後人之橫斷哉威王名因齊尤可異史表世家魯仲連傳同名不以國既名之何得不諱或據司馬穰苴傳單名因傳云田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和字下疑有脫誤鄭樵通志云名因孟子對齊宣王有曰因無恆心是直斥其先君之名國策作嬰齊則與庶子田嬰同名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名牟莊子則陽篇魏瑩與田侯釋文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則當日又有大夫牟辛六國

表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世家同案桓公名午字形似牟別本莊子因訛爲牟也皆必無之事漢書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宣王辟彊書名況齊事莫詳於孟子太史公嘗自言讀孟子書而作田完世家終不敢採錄一字雖足用爲善如宣王亦止以用淳于髡等當之非因參其昭穆世次兼誤以梁惠王卒繫諸宣王八年與孟子中語氣事實百無一合有不得不盡行割棄者哉至伐燕之役支離尤甚無論桓公五年田臣思取燕桑邱一節割裂國策而滅燕燕畔爲宣王一大舉動反削去之及敘燕世家云噲立齊人殺蘇秦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蘇秦傳齊宣王卒秦說湣王厚葬燕噲立齊人殺秦秦弟代勸燕質子於齊皆與此不合既依燕策以噲立

在宣王時矣據此則噲元年爲齊宣二十三年何六國表又繫於齊湣四年中忽復襲齊策以齊伐燕爲湣王此不惟齊宣年有矛盾并噲之立亦必有差誤通鑑大事記等書徒增損威閔即湣年代以曲從孟子之書而終未知史之誤分威宣爲二以致斯譌舛也今亦未敢臆斷伐燕爲何年蘇子由古史亦不紀年但就孟子與燕世家前文齊伐燕總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皇極經世觀物篇周顯王四十二年甲午四十三年齊用孟軻爲上卿四十四年孟軻去齊此說近之當未知齊宣王之年有誤又以爲魏卿在乙酉列齊之前耳如是則不特國策儲子請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將兵與孟子偕交與遊相合而吾惛之言可以知其在位日久宣王之三十年當顯王四十二年互見生卒辨去孔子卒百

五十五年去文武受命七百五十八年與去聖未遠數過時可亦合而遊梁之歲吾乃得而定之矣且夫遊梁至易知也惠王之言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此非即襄王五年予秦西河之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之事乎在紀年皆惠王事則是時爲惠後十六七年無疑自史誤爲三十五年趙注遂闕而不釋集注本依紀年而前章已引史記此不得更援他據於是依正義之說一引十七年少梁事而不計七百里之符否一引世家邵陽事而特不存其年於時事實不相合初不若趙氏闕如之爲得也

右論史紀齊事之失

建篇之首梁惠王也趙氏之說題矣但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所非始此說已詳前風俗通窮通篇首敘孟子仕齊爲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終言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庶爲得實也其體依倣論語不似諸子自立篇目大宰起齊宣王至滕文公三冊記仕宦出處離婁以下四冊記師弟問荅雜事迨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

絶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魯事分附諸牘末其後門人論次遺文分篇列目以齊宣舊君不可用以名篇而仁義兩言爲全書綱領孟子所謂願學孔子以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治法無出乎此因割其六章冠首而以梁惠王題篇又特變文曰孟子見梁惠王以尊其師今盡心卷下尚有梁惠王一章可證也不第此也齊人伐燕等章本在公孫丑篇滕小國也三章本在滕文公篇記魯事止三章本皆在告子篇今亦割取其一而於梁齊之下繼以鄒滕魯蓋孟子生平所注意者祇此五國而已乃其在梁也始以去利行仁義期之終料其嗜殺而去於齊宣始以

易牛之仁冀其王終以伐燕之舉決於歸伐燕二章本當在沈同章下特移置此以明孟子不終仕齊之故林之奇通義乃謂此書記事散出無先後之次若以此二章置沈同後則不待說而自明殊非解人之言滕文公三章倣此鄒於仁政一言行否未可知而父母之邦君子重之且與齊宣皆屬舊君不容畧也滕文尊禮孟子遇矣而國小多故莫必其成功魯則周公之後孔子之鄉平公乘五百里之地既知用樂正子兼有見賢之意似可與圖功矣而卒不遇孟子一生行藏首篇盡之矣其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壯而欲行厚望之辭也功之成否身之遇否皆歸之天老不得志絕望之辭也首次二篇以天終末篇以天始梁惠王以王道始盡心以聖學終

公孫丑由王道推本聖學其爲章二十有三記齊事者十有五餘八章皆言仁義又王道也而齊之仕止詳見起訖明是篇爲在齊之日公孫識之矣滕文公亦兼舉聖學王道而滕係弱小故其言井田學校雖較詳於齊梁但可新其國耳王非所能也聖王不興於上聖道將絕於下於是力闢楊墨以承之許行夷之以至陳仲子皆邪說詖行之害仁義者也故以不得已好辨終焉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發端言堯舜心性與滕文公同其後皆雜記訓言而萬章一篇又知人論世之林此則七篇大致可得而畧言者趙氏以爲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

所不載信矣

年譜總論曰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而弗放其良心故以見梁惠王言仁義始以君臣之治統爲前序以堯舜禹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每篇首尾以義利性善性命始以距楊墨惡鄉原終因外王而歸內聖此作書之全旨也編年畧曰孟子行事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教授弟子時事非游齊梁時語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二者固並行不悖也

右論篇第大指

史敘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實宣王五年六國表當周顯王十六年秦孝公九年）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時魏始衰故齊最強）魏秦或晦或顯二國史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孝公即位令曰往者三晉攻奪我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有能出奇計強秦者與之分土商鞅因入秦變法致霸）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於惠王（武侯子）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

王追尊固無是理相王者私相尊奉非天子命也安得僭爵其父果有之彼秦孝公韓昭侯趙肅侯燕文公何皆不援此例史特因不知改元則三十六年王號出於無因故爲此自救耳以紀年推之是年實惠王後元二年而秦紀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表亦書魏王乃前元之十六年其稱王較前於齊且七年韓世家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又前於此十二年懿侯表作莊侯楚世家宣王八年周天子賀秦獻公顯王五年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此魏惠王前元之七年也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吳師道改蘇秦爲蘇子以閔王時秦已死也然閔字亦誤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竹書伐邯鄲取列人取肥俱在惠王八年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策言魏惠王爲九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竹書惠王十四

年魯宋衛鄭君來朝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說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按即馬陵之役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秦紀惠王八年魏納河西地呂氏春秋審應覽惠子治魏當惠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路天下之兵四至名實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非魏最先乎周本紀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

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年表不書秦稱王田完世家宣王十八年秦惠王稱王正在是年其後諸侯皆爲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不先齊魏以秦之王爲代周之漸特以首惡歸之乃史家筆伐之法初非聞見異辭獨計賀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言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觀始皇紀後附記秦世系云惠文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讖稱王卽在受天子賀之年也顯王賀秦有二其一在五年周紀云賀秦獻公

獻公稱伯秦紀謂與晉戰勝石門天子賀以黼黻在三十五年者兩紀不言所賀何事年表云天子賀行錢然則獻公以賀而稱伯惠文必因賀而稱王矣是時魏已寖弱方改元與民更始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東敗西喪之餘越號改元以張強大之形蓋衰弱之實也聞秦稱王欲厚結以為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徐州齊地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為自王實欲王秦如後安釐王令新垣衍使趙帝秦之例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愜衆心時田嬰相齊楚威王聞相王之會怒嬰明年伐齊則知此舉殊不滿諸侯意矣而魏固已名震河山以東是年魏復稱王故有追尊之誤秦亦後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為王意蓋謂齊魏皆奉之為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為榮觀下文書魏君為王則知此正言自為王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

爲之謀主蘇秦所謂有意西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秦說魏在周致胙於秦秦禽魏龍賈取雕陰時時秦已稱王故蘇秦說以呑天下稱帝而治未定稱王故惠王自言毛羽未成文理未明也特以崛起西陲又值六國從親兵不敢闚函谷旋自韜晦耳及滅巴蜀取河西益富厚輕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儀爲相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自杜平之後兵敗子虜國威日替中間頗示貶損國策齊敗魏馬陵殺太子申欲報之惠施請王變服折節因田嬰以朝齊又甘茂曰梁君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呂氏春秋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茂弗受合觀數書其去王號明矣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

王殆亦張儀所爲儀魏人而相秦其還魏蒲陽公子繇出質欲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月日者欲自詡其功耳儀言秦待魏甚厚魏不可無禮正指此通志乃爲改云四月戊午始爲王韓魏亦爲王失其意矣否則魏王久矣何尙稱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詳書之哉然此要皆惠王事非襄王也自改元一誤強以惠爲追尊改元自梁惠始先於秦者十年史未之知故秦紀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表直云初更元年意謂其創見也然如鄭厲公突衛獻公衎並有後元年亦改元之權輿事蹟圖譜乃謂古無改元殊誤繹史年表於秦惠更書元年於梁惠止書三十七八至五十二年亦未安讀孟者又強改王爲君故并列國稱王之年詳著之庶乎論世有憑也

右附論梁齊諸國稱王之年

論孟子世者必詳核周之年盡周之年數平王以後易知幽王以上難知故諸家記述長短錯出要與孟子去齊時所言由周而來七百餘歲合者爲得之史周本紀武至夷無年數厲三十七合共和十四爲五十一宣四十六幽十一據表東周歷平五十一桓二十三莊十五釐五惠二十五襄三十三頃六匡六定二十一簡十四靈二十七景二十五敬四十二皇甫謐曰四十四表四十三元八貞定二十八考十五威烈二十四安二十六烈十顯四十八慎靚六至赧五十九滅於秦凡五百十七年據集解引汲冢紀年曰武王滅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共七百七十四年計孟子時纔滿七百以成王定鼎郟鄏卜年七百推之猶

未及十數也年表起共和元訖敬四十三凡三百六十五年六國表起元王元訖赧五十九凡二百二十一年兩共五百八十六漢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云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桓公立下云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據魯歷伯禽至惠三百八十六加武王七周公攝政七適得四百則當云隱而非桓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又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覩本紀多九十三年魯歷煬六十年獻五十年史世家煬止六年獻三十二年江永羣經補義據此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實七百三十九年與孟子合以孟子仕齊及卒年計之當直云八百歲不僅七百餘歆得無横斷年數損夏益周如續漢志所譏耶然所由鐳午者艮以夷昭之際在漢已失年

數故耳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以武王克商爲十三年己卯
夷依世紀帝王世紀夷十六年見史正義厲依史記又增昭爲五十一廣宏
明集齊釋統答高麗使云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依竹書甲寅是昭十五年至十九年崩此云五十一蓋據
陶宏景刀劍錄也孝爲十五故自己卯至幽王巳三百五十一年
歷平至赧五百七年合八百五十八年視劉氏僅少九年
亦與孟子不合竹書總舉西周之年曰武王滅殷歲在庚
寅據本書是年伐殷明年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克殷至幽王庚午共二百八十一
年據本書武十七成三十七康二十六昭十九穆五十五共十二懿二十五孝九夷八厲二十六宣四十六幽十
一則多十年其自平王元至隱即赧十六年與本紀同惟敬多二
年四十四元少一年七烈少三年十耳加隱後四十三年二

周共七百九十六年集解引皇甫謐言武王定位元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前於竹書僅五年而敬王元己卯已後於竹書壬午三年何亦云八百六十七歲與漢志同耶宋書禮志推武王以庚辰崩周公壬午出居東是又以竹書定位之年爲崩年廣宏明集釋統引陶隱居年紀樧玠史目稱懿王治三年元王治八年貞王治八年悼哀思共一年貞即慎靚也彼此增損視竹書少十八年是書魏史所記與孟子同時宜無所誤但原本爛脫或出後人校綴燕噲允繫於今王七年與史表同當是衛恒等所爲且諸書言周皆始武王滅殷孟子言五百年興王之事當從文王受命之年始尚書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鄭康成注云本文王受命之年數之知必本文王者以人事則專征質訟以天瑞則赤雀丹書舊邦新命實始作周觀兵繼父志耳敢自有其年哉逸周書小開稱三十五祀

至文傳言文王受命九年則改年信矣梁武凱謀諸篇所稱元祀一祀二祀三祀武王卽位之初未改元先正名號也大匡文政之十三祀則觀兵時逮文王數之孔晁注元祀云文王卒之明年注三祀云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克殷解陳於牧野注云十三年正月其後武儆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又言立後嗣屬小子誦此武王有天下之後接前三祀數之至此爲十二祀而葤也以此推之益知前十三祀非專屬武王否則十二祀葤十三祀尚克殷乎竹書謂元年庚辰嗣位十二年庚寅伐紂誤矣

儒者說文王之葤七年九年不同

觀孟子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又言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卽可據此斷之書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崇六年伐耆七年而葤律歷志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葤後四年武王克殷凡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左傳昭三十二年正義論歲星超辰云歲星逆行十二歲一周天常數也實則一歲之

行有餘一次故昭十五年歲在鶉火服虔以爲龍度天門謂歲星從申越未而至午也至推受籙及太歲則詩文王篇正義最詳其辭曰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授期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鄭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是類謀注是年赤雀銜丹書命之）易乾鑿度曰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火使其子爲已塞水明倉精絕殷之象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受命已是季秋明年乃改元故書序惟十有一年注云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鄭以受

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此言四十也以歷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已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鄭詩譜今無此文歐陽修作補亡亦失載友人吳騫新刻歐譜採之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乾鑿度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歷法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爲此似受命在前五年癸丑與此言八百二十

合而鄭注云是年受洛書之命其注雒師謀又數至魯惠公末三百六十五歲或者因疑又王再受命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穎達辨之謂雖與易緯相符然使赤烏之外別有所命則論圖書者莫過中候何我應及雒師謀只言赤雀丹書不言他命故知鄭之洛書卽丹書而受命後五年謂受命之六年始稱王也

知者三統歷七十六歲為一蔀二十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卽以甲子日為初蔀名甲子蔀滿七百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為癸卯蔀從此壬午辛酉庚子己卯戊午至乙酉終二十蔀而復始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法除之除千五百二十歲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四百八十歲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

己卯六蔀除之餘二十四年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更加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卽以六十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至惠公末年又値戊午當三百六十歲而鄭注維師謀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者誤加五字也據此則文王戊午受命己未稱元武王辛未伐紂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國語歲星在午爲未亦與鄭合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凡三百六十年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表二百二十四年起敬四十訖報五十九實八百二十六年河圖所以整言八百二十也孟子此

言發於顯王四十年之後已七百六十年內外故亦整言七百餘歲也而竹書所謂庚寅乃戊午蔀之首年經世之己卯世紀之乙酉則皆尚在己卯蔀也蓋緯書輔經而行推算運歷最爲精密康成經師宿儒深所信用旣爲之注又取以譜詩注書而頴達復詳加證引以明之殆確不可易且自文王戊午至靈王庚戌孔子生得五百三十二年是由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也又七十三年孔子卒又九十五年而孟子生其曰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必在私淑願學之日故自任見知也孟子之世卽是可考見矣

右附論周年數

仕鄒

孟子之仕自鄒始也時方隱居樂道穆公舉之爲士孟子乃傳贄爲臣得見於公會與魯鬨有司多死者公問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既遭父喪葬以士禮祭用三鼎棺斂稱財貧故也時天下地醜德齊士尙游説孟子名聞諸侯多以禮幣交際者孟子以不爲臣槪不往見惟一之任見季子以其處守不得之鄒也後以鄒不能用遊於齊時年蓋五十餘矣

箋仕於鄒有二據焉孟子言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七篇中君臣問答惟齊梁鄒滕而已梁滕以聘齊以

仕使非委贄穆公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此一據也樂正子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趙注孟子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使孟子不仕於鄒安得葬以士而祭用三鼎也觀平公臧倉俱云前喪則喪父不在仕齊之日明矣禮云四十曰強而仕又云四十始仕孟子親老家貧年踰四十不見錄於父母之邦輒以草莽臣遊事齊梁有是理乎編年乃謂事湣王後方見鄒穆公滕文公歸魯閻氏生卒年月考晚始遊梁齊久之歸鄒見穆公又如宋魯滕殊不然也

右辨先仕鄒

古之上士中士下士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談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閒亦稱士如管子置士鄉十五以居士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遊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無田不祭及士以旂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右論士

穆公之行仁政見於賈誼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

后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鴈公曰粟人之上食也奈何以養鳥也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中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粟在倉與在民與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新序又稱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據其言與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者迴異豈塞於上聞罪固專在有司而孟子一言悟主乃側身修行發政施仁以致此歟集注考證曰蓋因孟子之言而自反者歟夫親賢定國宜莫如

孟子而嘗曰不聞大用意穆公耄年悔過不久卽薨也然史記敘十二諸侯必曰鄒魯則知穆公以後鄒已班在魯前君子居人國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豈虛語哉韓非又有田駟欺鄒君事不知是穆公否史貨殖傳云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畏罪遠邪由今言之殆又孔孟之教澤也

右論鄒穆公

左傳文十二年任國注今任城縣漢地理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與魯國鄒縣俱隸兗州今濟南府東任城廢縣西北距古鄒城百二十里許屋廬子往來其閒

一宿卽至也續孟子有任季子欲援孟子藤孟子辭去云云乃想當然之辭

右附論之任

仕齊

山東之國齊號強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於是後然有撫莅華夷之意招徠文學游說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梁鄒千里而遠齊鄒千里而近約之皆千里也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卽見王也過平陸舊爲中都地後屬齊去臨淄六百里與鄒爲近今汶上縣與大夫孔距心善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而孟子終守

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之徒並疑之事蹟圖譜一人皆答以景公事以其為齊往事易曉也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適從胡齕聞易牛之事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即語以王道王雖自言惛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為賓師班視列大夫嘗見王于雪宮有謂館孟子于雪宮者四書釋地辨之甚精然齊嘗為淳于髡慎到田駢等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則孟子當自有第也前後進說甚多凡聲色貨利遊觀園囿之屬皆教之同民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稍稍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顧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矣自齊葬於魯使充虞敦匠事棺槨衣衾之美殆過父喪時所謂得

之爲有時也後竟因是爲魯臧倉所毀事畢反於齊止於嬴既免喪自范之齊後魏書地形志范平陸俱屬東平郡或以范平陸相近當是初至齊時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剏見王子而嘆異之亦通　見王於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號爲客卿淳于髡言在三卿中蓋亞卿也以不治事故時謂之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丘蒙孟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顧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親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驩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不

智甚矣一日孟子將朝適王使人召之遂不果景丑疑其不敬孟子言達尊有三爵齒德而已烏得以爵之一慢齒德之二哉會燕王噲讓國於子之齊伐燕勝之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故鼎反乎磨室高誘謂齊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則知重器竟入於齊矣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為燕置君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聽未幾燕人畔王甚慚悔有陳賈者乃從為之辭而當時且有訛傳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虛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以有師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知漫以蚳鼃之義繩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為疑不知君子居國為功於

君及子弟者甚大卽有故而去亦豈若小丈夫之悻悻哉惟是異姓之卿與貴戚不同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必去而不久留也王嘗問舊君反服之禮孟子告以有禮則爲之服寇讐無服所以陳善閉邪者甚至而無如好臣所教一暴十寒雖有萌亦無如何甚且議欲短喪而孝弟之心滅矣覩向之不忍一牛抑何輕重倒置之甚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集注考證曰致爲臣諸章在燕人畔後似爲此去齊王卒不改纔一就見而已乃猶欲以授室萬鍾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卒無善於留行如穆公之安子思者孟子以王猶足用爲善未忍遽去三宿於晝望王改而反之及出晝而終不之追

然後浩然有歸志焉此則愛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誚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凡數載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以興王名世之說推之能平治天下者舍孟子而誰使宣王能用孟子席辟聚之勢行湯武之政以齊王反手易耳而竟使不遇以去非有道無時天實爲之哉蓋孟子於齊之去留實世道治亂之一大關也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願見顏色承風旨子敖驟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其使魯也挾樂正子以俱來及出弔於滕朝暮進見欲一與言行事不可得時猶攝卿也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右

師孟子獨否右師滋不悅孟子則曰吾欲行禮非簡子敖也
卒不加惡焉同僚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常往來未
嘗莫逆也至若責善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不可爲
廉則更有察之衆好衆惡者其餘求富貴利達之徒孟子視
之直東郭乞兒而已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
加卿相閻百詩謂仕齊不下六七年今其年月可考者如蚳
鼃爲士師數月伐燕舉以五旬而取燕之後踰年始畔又先
因饑請王發棠賑之其後再饑國人因有復發之說胥一使
於滕一之平陸中復居三年喪而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
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分見梁惠滕文離婁盡心諸篇而與

公孫丑答問極多此亦可見其久於齊也

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誤以伐燕一事繫之湣王十年以致諸家聚訟通鑑割湣王之十年以屬宣王大事記因之似矣朱子謂無他據不自爲說而錄其文不計其年大事記綱目並云赧王元年去齊以燕畔在是年也若依史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明年去梁適齊則孟子在齊二十二年矣斷無是理萬斯同作孟子仕齊辨論之甚詳但以淳于髡名實未加之言爲初游齊之事其再至齊在宣王勝燕之時王方得意故再召孟子與商取燕之策未幾喪母於齊終三年喪踰二年燕畔而去故王有令又棄寡人而歸之語以又字爲再至齊之證計其時正在赧王元年未免支離總之孟子仕齊中惟自齊葬魯一去位耳並無再仕齊之事蘇轍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湣綱目既依通鑑序說又用史記因謂湣王後來不好門人爲孟子

諱改爲宣王（見語類）黃氏日鈔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即梁惠王篇所載一爲湣王即公孫丑篇所載時湣王尙在故不稱謚止稱齊王事蹟圖譜云先齊宣後梁惠襄滕文復至齊事宣王至伐燕而後去年譜先齊宣繼梁惠宋薛居鄒滕文公立之年之平陸事齊湣自六年至十年去齊事鄒穆滕文歸魯編年始見齊宣繼遊梁宋薛因孟嘗君見齊湣王說雖不同皆泥史而變亂孟子之遊歷者也夫史之誤前已言之矣竊覩子長於此事亦頗棘手何也史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及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其年則當湣王

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疎謬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宣侯以下不說其屬桓獻二公爲他書所無譙周謂襄公下無桓公十六年紀年簡公下無獻公十二年是共差二十八年矣而伐燕事則摭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代爲齊使燕說噲以國讓子之三年國大亂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裴駰案汲

家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今本竹書繫於魏　夫復襄王五年此又誤也讓國子之事最詳於韓非子用蘇代者爲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湣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湣言齊何耶且秦紀惠王十一年燕君讓其臣子之據表是年子之死是較遲一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據表在十二年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一作池送之燕世家不載是較早二年而立職即在明年則燕之畔齊亦不待二年矣同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非以事涉乖張故言不及檢耶試以國策考之其謬益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儲子勸齊宣王伐燕孟軻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與孟子悉合史乃

取其文而改儲子爲諸將於宣王宣字一改爲湣以曲護六國表之失一改爲齊以影附孟子之書此其當從策而棄史不待智者決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寡人所欲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困秦又舉五千乘之勁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燕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此齊王亦決非湣王何也湣即位未久其對齊貌辨自言寡人少殊不知此何得遽稱長主貌辨事依史當作湣王國策作宣王誤鮑彪改定是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亦誤作宣王其所謂舉宋者據宋策康王前兩

出處時地

言齊攻宋即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策注如此蓋鮑彪極詆高誘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伐燕爲齊宣王因發憤更往宜其所見乖謬也則燕昭王立已二十六年與欲報二年之說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在位久故稱長主也新序列女傳並載無鹽女鍾離春見宣王言有四殆其一云春秋四十壯男不立王乃拜爲后亦宣王晚立太子之證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國者非即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繫之閔王即湣王固誤史則删卻子噲句輙取其辭雜入邯鄲之難南梁

之難二篇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噲一語大可怪也案田臣思索隱謂卽田忌史言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宜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篇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十八年策繫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當作惠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注楚魏燕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

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踳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宣三十年表爲十七年）灼然無疑矣然則文雖闕漏尚非漫無可考後之讀孟子者亦何惜數日之力一爲參定而必欲委曲遷就也乎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况趙送公子職及策所載伐齊存燕非又諸侯將謀救燕而燕畔齊之證乎（竊凡以諸侯謀救燕卽史記昭王二十八年入齊事而謂孟子之徒誤記尤謬）若以稱謚

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之湣王耶吾休希元四書存疑宣王曾以取燕問又知其說之立窮也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慙於孟子也若湣王何慙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詞不同耳○葉大慶考古質疑曰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孟子得於親見遷史出於傳聞而近作古史者斷然以爲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當時對者不暇詳究近見陳氏新話云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無其事燕世家燕王噲立三年云云孟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云云此與孟子沆同問答事同則伐燕乃湣王也燕噲之立當湣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五國共擊齊湣王而燕獨入至臨湣取其重器湣王亡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皆湣王時事孟子此何以誤爲宣王退之曰孟子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軻所言意以此故誤也大慶嘗考史記齊世家無宣王伐燕事燕世家所云齊宣王取十誠乃在燕易王時非噲也及後噲立讓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又考六國表齊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十九年而薨子湣王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

三年而齊破燕即周赧王元年時湣王立十一年矣然則伐燕乃湣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雖然大慶又考之戰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爲君而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出戰國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又未可謂孟子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皆因遂史世家年表而爲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於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甍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甍子噲立據此則齊宣王正與燕噲同時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甍子湣王立然則齊宣王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通鑑以宣王立於顯王三十六年爲異故自是文第有差爾溫公進通鑑表以爲編閱舊史抉摘幽隱校計[illegible]釐豈有此大飢目不加考究而或誤乎見孟子答問憑[illegible]取國策又有可信乎然即史記參觀互考紀傳

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何者以其未免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破齊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闈乃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烝則徐州之闈既爲威王之時則宣王非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是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邵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辨而破也大慶於此蓄疑不決者幾年矣今也考證獨勞觀者毋但曰食肉者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廣業案大慶此辨據策證孟極有所見徐州之闈由史誤分威宣爲二人致有岐誤非止自戾已也

右辨伐燕非湣王

孟子一生臣事者惟二君鄒穆齊宣是也仕鄒位卑望輕紀述從略齊則位高望重矣故特書爲卿於齊其去也又

書致爲臣而歸而與宣王言每稱必曰臣穆公祗一見雖無稱臣明文而三稱曰君與對滕文公自稱吾對畢戰戴不勝稱子之君子之王者迥別魯勝有言曰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今觀七篇於名分稱謂洵極精審如與齊梁鄒滕諸君語必書孟子對曰名分之際所謂以德則子事我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樂正子告魯平公稱孟軻君前臣名亦分所在而曰君曰侯師弟已異稱矣至與梁惠問答王既自稱寡人齊宣亦稱寡人或稱吾稱吾鄒穆滕文皆自稱吾子爲叟矣將孟子雖未爲臣亦斷無稱吾及子之理度非稱臣即稱名而篇中絕不一見此必有意刪去以明不臣

之義非苟焉已也今以驕暴不仁身弑國亡之湣王鮑注國策齊貌辨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指湣王呂氏春秋知士篇作宣王又頤豕作顱涿注顱涿不仁之人也史記諸侯害湣王驕暴素不謀面望見王子趙注王庶子食邑於范者則非湣王強謂孟子臣事之稱美而依戀之至梁惠王則反改爲君將謂記者誤叩抑疑孟子阿世苟容不顧名實也恐亞聖亦未可以厚誣矣○梁之稱王孟子明知其僭斷無稱君之理觀左傳吳楚諸王論語葉公自明李薮於壖注筆云孟子於梁稱王於齊王稱臣於鄒稱君於滕稱子同一諸侯何大遜於齊大遜於梁傲於鄒深傲於滕皆夢囈也

右辨不事湣王

孟子居母憂三年非喪事不言獨充虞一荅爲喪葬盡禮

之大者故記之自齊至止嬴十一字該括數年行止後人誤認止爲舍於逆旅遂致異說紛起有謂葬畢卽求仕者張燧千百年眼載許竹君曰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其身乃不終喪於家此說固謬顧寧人謂爲改葬閻百詩謂終喪於家而後入齊爲鄭箋非夫止嬴非卽至齊也止猶處也鄭氏大學注止猶自處也縣詩曰止傳訓止居處此以終喪也讀者口滑便以止嬴爲至齊誠使既至於齊則言反足矣何必復言止於嬴若云因充虞問敦匠事於此故繫之亦閻氏說則後有路問之例亦不必詳其地況往送如慕其反如疑當此時而信宿中途何爲乎蓋嬴去臨淄尙遠趙注齊南邑左傳桓三年會齊侯於嬴注齊地今泰山嬴縣鄭康成檀弓嬴博注同史記正義故嬴縣在兗州博城

縣東北百里四書釋地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臨淄三百餘里三遷志今萊蕪縣有孟止亭乃齊之邊境近魯與鄒者也或謂孟子葬母於魯乃不即廬於魯或徑歸鄒而必反齊止嬴何也古無廬墓之說蓋葬以藏體魄其魂氣毋於居常遊息之地有餘戀焉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葬日必速反而虞孟子所以不廬於魯而反也遭喪去國未嘗致爲臣安得遽旋故土孟子所以不反於鄒而反於齊也反齊矣卒於嬴是止者孟子之自齊葬魯以孟母生就養於齊也列女傳載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問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

出處時地

死從子禮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揆當日情事孟子之久留齊固由王足爲善實因母老待養而又不欲藉口祿仕故特不受其田里亦不拘於職守因得優游忠養以終母餘年劉長盛曰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晉書見）斯言深得其意迨葬母而反終喪之禮又可以義起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此言本國臣民墓在四郊之外者也孟子居賓師之位不與在朝諸臣一律且已奉喪越境而葬其去始死纔三月餘方哀親之在外而居於倚堊哀親之在土而寢苫枕凷豈忍遽加冠飾遠入人國都之理於是權其所止廬爲

齊地而介鄒魯之閒可以展墳塋望宗廟銜恤以待喪畢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實孟子有望弗至之至情權而不失其經者也至充虞之問並非即在止嬴之日三年之喪創鉅痛甚唯而不對虞即意有所疑何敢遽出一言重傷長者心必待慨然廓然始竊以木美爲請覲其追溯前日以迄於今尤可見矣閻百詩曰若以前日爲疑則前日於齊前日願見皆直指六七年前或謂充虞不應蓄疑如此之久獨不思屋廬子之於任平陸陳臻之於齊宋至數年而後問者多矣此論最快說者未識仁人孝子之用心徒費曲解耳漢志范屬東郡與嬴俱兗州境四書釋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七八十里故知自嬴之齊當經范也

右辨止嬴未即入齊都

適宋過薛

孟子去齊居休四書釋地故休城在今滕縣北十五里離孟子家約百里旋歸於鄒趙注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休愼思續孟子孟子去齊反鄒止於晝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世家稱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考齊楚世家年表俱無之史蓋因孟子之文緣飾之耳故不取王雖問餽不廢而就見無聞孟子亦卒不往此與公孫丑言古者不爲臣不見也其臣戴不勝荀子戴驩注以爲卽不勝韓非子云戴驩宋太宰戴盈之一則進善士薛居州於王而不知一傅衆咻一則知征賦之非義而下同月攘一雞其苟且圖治可見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

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穏知其賢故也集註考證去齊歸鄒卽如宋與何踐不勝問荅則滕世子過宋而見正出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孟子與道性善稱堯舜世子疑其言過反自楚復來見孟子因告以無他道也有匄踐者好遊而不知所以遊孟子語以尊德樂義居久之梁惠王卑禮招賢孟子欲往應之宋王聞將有遠行餽金五十鎰辭曰餽贐孟子受之遂行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乃取道於薛以歸鄒薛君餽金五十鎰辭曰聞戒趙注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也孟子受之始得歸於鄒巳復之滕而梁之行暫寢矣大事記赧王二年自齊之宋自宋適滕誤

年表宋君偃元年當周顯王四十一年實梁惠王後元八

年也世家謂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今觀孟子在宋時偃在位三四年當齊宣王之三十二三年而已稱爲宋王趙岐云周末列國皆僭號自稱爲王故曰宋王則自立不必在十一年史蓋與秦魏之王同一舛出也觀孟子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尙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曰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則已久矣宋滅在王偃之四十七年孟子固不及見卽不勝居州等亦應老且死矣李于鱗滄溟集有擬秦昭王遺齊湣王謀伐宋書極言偃之暴至云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諫偃曰王欲行王政云云偃怒罵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向之二子趨走此因世家有羣臣諫者輒射之語遂牽合孟文讀之令人失笑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者皆剔成吳師道已議其傳會矣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右論宋偃王

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春秋之薛也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正義引譜云奚仲封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武王封其胄爲薛侯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容齋續筆云周末爲宋偃王所滅韻會爲楚所滅齊乘愍侯洪爲齊所滅封靖郭君於此據孟子當爲齊滅公羊哀四年

注云滕薛侯轂此春秋之薛也史孟嘗君傳湣王三年封嬰於薛嬰卒子文代立續漢志魯國薛縣本注云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補註引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張守節史記正義曰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水經注引作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又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爲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齊將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閈往見楚王曰齊削地以封嬰是其所以弱也楚王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易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而閔王及齊貌辨皆呼爲靖郭君史以

爲諡索隱云或封邑號也案此與平原春申同例至田文直稱薛公而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史表梁襄十四年正惠後元十三年齊湣三年正宣之三十六年戰國湣王策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則封自宣王甚明史作湣王封誤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竹書亦云梁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於釜其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作釜邱蓋不特大都稱國其名數已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餽也薛與滕近文公聞築薛而恐是也故城在今滕縣詳前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見史記魯仲連傳而太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鄒魯殊則地近鄒魯又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境史貨殖傳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

鹿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爲今陶之浚儀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稱魏太子申之攻齊也過宋外黃高誘云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砌又云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豈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其子弟已多暴桀異於鄒魯故惡孟子而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阨於陳蔡者耶是皆未可知而孟子設兵戒備則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

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餽金以其困乏亦東道主之義也譚氏編年多謬獨論薛爲當但以餽金爲孟嘗則又非至事蹟圖譜謂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迂甚

右論薛公

適滕

孟子居鄒欲遠遊梁而遲遲吾行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俄滕定公薨世子以送死事大未敢輒行使其傅然友一再之鄒問於孟子史記正義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由是克盡喪禮聘孟子至

滕館之上宮時從者雜沓或有竊館人屨者蓋孟子自爲齊卿以來後車數十乘從者常數百人云文公首問爲國甚加敬禮使其弟滕更及門受業後選畢戰主井地之事孟子爲條其大畧使潤澤之仁政初行遠方歸嚮許行自楚至陳相陳辛自宋至行倡並耕之說與孟子牴牾因與陳相言痛斥之然滕國褊小以五十里之國竭力以事強大猶不得免孟子爲設遷國效死二策國幾危殆而孟子亦不能久留矣孟子初至滕文公即位未踰年稱之曰子其後稱曰君知在滕二年餘也

史記陳杞世家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列弗論故滕事無可

證明趙岐引古紀世本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然亦不言在何王之世今出齊人築薛觀之其世畧可考見蓋城薛有二索隱所引紀年齊城薛當在宣王三十六年見前此一事也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諫戒謁者勿通後有諫者曰君失齊原作夫齊此從韓非子改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乃輟城薛此當在湣王初年又一事也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隆之故諫者甚多而客言如此也滕文公言齊人將築薛築即築斯城也之築曰將則固其初議也王應麟通鑑答問曰滕滅於赧王二

十九年此可考者其時未知卽文公抑其子孫考滕之滅諸書所載不同國策作宋偃王通鑑從之漢地理志杜氏釋例水經注並作齊春秋正義作楚通志作秦路史國名紀引紀年越王朱句二年滅滕索隱引紀年作朱句三十四年案句踐世家無朱句紀年終襄王二十年則其滅在赧王十六年之前矣今本竹書晉烈公五年於粤滅滕此當是黃帝後之滕也諸說究以齊爲近是大約孟子所至之國滕最先亡矣文公始言事齊楚繼言事大國數圻之多非侵小何以致之孟子所以惓惓於齊之乘勢也

適梁

梁故晉國也惠王承文武二侯之業號稱強盛在位既久好戰而屢遭敗衂子死地削因發憤爲雪恥計卑禮厚幣招致

天下賢士時孟子年六十有六七矣齊宣王已薨滕又小國難與成功不得已遠涉千里至梁既入其國堂高數仞食前方丈妾侍輿從遊畋之盛殆過於齊孟子視之藐如也觀國策廣公宮制丹衣柱之語知孟子說大人章專爲梁惠王發王多蓄狗馬大營臺沼値兩河薦饑餓莩盈野王不知發粟但移民就食而已迨進見首問何以利國孟子對以爲國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前後陳說王政惠王雖云承教而志圖報復頗疑爲迂遠孟子告以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時蓋後元十七年也表襄十六年有白圭者自詡善治水又欲以貉道治中國皆見排斥又有周霄者以君子之仕爲問意在諷使貶道而陳臻亦以傳食爲泰孟子皆

開譬之時淳于髡亦去齊遊梁見孟子守禮抱道老而彌固設援手之說譏孟子不援天下之溺夫孟子非不知達權者其如王之不果所言何未幾惠王薨襄王立孟子一見知其無能爲遂去至石邱僞疏以爲宋地四書釋地已辨之遇宋牼將之楚秦說其罷兵大指言其不利孟子謂當說以仁義愼勿言利蓋猶是告惠王之心也孟子至梁以王顧鴻鴈推之當是秋冬時羣經補義謂在周愼靚王元年是也

惠王改元前已詳書史之失矣今考其失尚有二焉一則世家以徙治大梁繫之惠王三十一年也梁本名魏因都梁而改漢書地理志云晉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自立爲侯是爲三晉魏後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

爲梁當時既改號梁即不復稱魏猶春秋荆既改楚即不書荆竹書韓既改鄭即書爲鄭也孟子親至其國而著書稱梁惠王尤明證矣史記襲用舊名或梁魏錯出此蓋因項籍避季父項梁諱復改梁爲魏而然詳拙著經史避名彙考無足異者若徙治之年竹書在顯王四年當惠王十六年漢書高祖紀注臣瓚曰汲冢古文云惠王之十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又水經注云浚儀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爾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又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於北

郭以行圃田之水此最可據史直以爲大溝之年爲徙都之年耳國名記徙都亦在六年裴駰及索隱引紀年俱作九年誤也張守節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戰國策稱梁王魏嬰史作罃觴諸侯於范臺其秦攻梁趙救之一篇即九年戰少梁事則徙都在前可見且史記亦未嘗不早稱梁也孫子傳臏謂田忌曰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彼必釋趙自救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攻韓齊使田忌將兵直走大梁魏龐涓去韓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涓逐之敗死馬陵虜太子申世家言中被虜在三十年而齊先已兩攻大梁且稱曰梁尙得云三十

一年始徙乎又商君傳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秦紀同後十數年鞅說孝公曰魏都安邑與秦界河可因此破之鞅因襲虜魏太子卬魏惠王恐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前既降安邑矣可復言魏都此乎獻河西據世家又襄王事其背馳如此一則表以太子罃生繫於文侯二十五年也案世家是年子擊生子罃爲文侯之孫非太子也其後又言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幾於亡國故曰君亡無適子其國可破也子罃既非適長其生可不必書卽其年亦可疑矣或在文侯三十五年嗣立時二十歲據史三十歲今姑據其生計之壽八十有二以朱倉所言

魏王年長推之（見國策）當亦不遠其不稱孟子爲夫子而曰叟正以年齒相當而王差長故以此爲尊也若在三十五年則惠王年六十五孟子年止五十何叟之有乎

右論梁惠王國都年歲

國策哀王時（當作襄）有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案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至秦楚搆兵必楚懷王十二年張儀詐許還商於之地六百里大怒興師伐秦事在梁襄王二年（表作哀王）適孟子自梁歸鄒之時也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時秦已爲齊所殺矣（通鑑答問）

據葉石林謂蘇秦揣摩之術和交不久故不敢意以春不稱秦大丈夫由此恐未然

右附論周霄宋牼景春等問答

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寡人甚醜之此即孟子東敗於齊一節之變文也蓋長子死在惠王三十年其說易合秦楚則皆在襄王之世不可質言姑以三折於外混之今案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竹書在惠後五年）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張守節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秦也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竹書惠後六年）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云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以北濱洛至慶

州洛源縣自于山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本紀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也蓋其始以武卒奮勢且較勝於秦故商君以爲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後秦用商鞅張儀計佯尊以驕之乘敝而脅之遂乃納土獻郡疲於奔命其曰喪地者猶諱詞也國策甘茂稱梁君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秦策蘇秦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齊策張儀謂魏必入西河之外秦策而史商君傳亦言梁惠王割河西之地以和是其事也夫

三晉鼎分地必相埒而其後蘇秦言趙地二千餘里魏地千里韓地九百餘里非數被侵削何韓魏俱減於趙之半也李復滈水集謂魏所喪不止七百里殆有然也觀蘇厲遺趙王書云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此斷則彼贏不及其明證哉若所謂南辱於楚者世家襄十二年楚敗我襄陵竹書惠後十二年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襄陵得八邑是也集注以非惠王事故不繫年又誤以八邑爲七邑然此皆遊梁以前事非在梁後事也故鹽鐵論載大夫曰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文學辨之曰

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今觀通鑑兩述孟子之言一在惠王三十五年一在襄王元年中隔十七年不知孟子寄跡何所若久於梁不幾如大夫所譏哉溫公謂孟子出於東漢定其不以爲怪也

右辨喪敗皆在未至梁前

孟子至梁應聘也晉陰澹所謂孟軻大德無聘不至也然當時賢如燕昭王其卑身招賢當切於梁樂毅騶衍劇辛皆歸之獨孟子裹足不入馮山公言孟子嘗爲齊卿燕齊之讐宣雖薨湣尚在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見少作樂毅論因思惠王之恥固在喪地而長子之死尤所痛心其願比

死者一洒意固專在齊也孟子以其因爭地而殉以子弟故但與言百里可王又祗言制梃以撻秦楚而不及齊然則舊君反服與否未可知而不爲戎首其明效矣胡炳文孟子通熊氏曰孟子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於秦楚則深鄙外之廣業案七篇於齊宣惟一稱其不智而歸罪於寒者短喪則責公孫丑不教以孝弟此外絕無後言卽王子亦嘆其氣體不同至梁則惠之不仁定評於身後襄之不君不諱於始見同三君之優劣亦孟子之心也七篇獨詳齊之去來而史偏言來梁綱目又書去魏皆與相反何耶若秦之尙功利棄禮義孟子義不入之通鑑

答問論之已詳其不入楚亦猶是也

右論不入燕不言伐齊

適魯

孟子旣歸自梁年且七十無意人世惟魯爲少年遊學之國又墳墓所在往來展視應無虛歲會樂正子仕於魯往觀政焉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甚不寐以其好善也而公孫丑疑之因與言好善優於天下浩生不害以何如人爲問據趙注又謂其在善信二人之中蓋孟門高第弟子莫有過樂正子者矣旣而樂正子以孟子告平公公將來見其時君臣合德師弟同心實行道之一機也俄爲嬖人臧倉所沮孟子聞之

知道之終不行也喟然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時魯將伐齊取南陽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以爲殃民越制而不可然因是益知周公其衰矣越數年而孟子卒

諸國紀年魯最可據以其上繼春秋也故漢書律歷志用之然亦微有誤者史表魯平公元年當赧王元年皇甫謐曰平公元乙巳徐廣曰赧王元丁未實差三年徐又言魯世家自悼公以下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通鑑考異論之備矣春秋長歷皇極經世赧王元在丁未則平公實立於愼靚王之五年矣平公世家名叔二十二年卒律歷志名旅二十年卒又復不同趙岐云樂正子爲

魯臣今觀欲使爲政必其時已爲大夫年亦在四五十閒而孟子之爲垂暮更可知矣萬斯同生卒辨云孟子若生安王之世年已七十餘安得尚懷用世之志其生於烈王四年無疑此論亦甚迂若慎子者趙岐以爲善用兵者又云滑釐慎子名四書人物備考乃訛爲慎到四書改錯辨之甚詳然云慎子即禽滑釐墨子弟子亦非且謂其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以尊尙滑釐故言滑釐所不識也吳興慎懋賞補輯慎子外內篇直以孟文入之並誤至國策楚襄王傳慎子又另一人平公後於宣王數年風俗通以魯平事接去齊後非也黃焜四書珍珠船引廣文選曰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

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亦誤廣文選明劉節所輯嘗於書賈見之未及檢是條所出大約出六朝人手也繹史引之

右論魯平公

附

王世貞讀書後論孟子最狂易其言曰孟子幸而不見用於齊也使宣王用之其始受掣於文忌驩晃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於秦楚燕趙之君兵交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出必以誘孟子翼以章丑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惟不用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又言孟子尊夫子功也闢楊墨

非功也楊墨之術不近人情不待闢而自廢如便者雖至今存可也噫是何見之鄙而辭之悖耶夫齊特患不能用孟子耳其時騶忌已死田忌老矣孟嘗未用事宣王果學而後臣舉國以委孟子言聽計從將在朝諸臣如時子儲子景子輩莫不拱手受命王驩一左右戲弄者耳何足與諭髡雖滑稽亦非能媢賢嫉能如臧文仲之制人進退也曾管仲為相刀牙開方俱無所逞其技孟子又安所受尊哉既究矣發政施仁四海嚮風以褊小之滕尚有自楚来來為氓者況乘時勢之易加流行之速秦楚燕趙之民非徯子偕來即延頸望拯耳即云鄰有聖人敵國之憂或其

君忌甚而謀所以閒之如黎沮內史廖故事則不可知若
稱兵犯順誰用命者司馬法云古者以仁爲勝孫子云上
下同欲者勝吳子云兵以治爲勝治者居禮動威名曰父
子之兵三子以善戰稱其言並如此世主雖愚何至合謀
以出無名之師自取敗衂哉如行仁政者必動天下之兵
則是聖王不足法而暴秦之吞併梁惠之糜爛反爲良術
也有是理乎且孟子非不知兵者教民而用制梃以撻而
在薛戒備亦嘗用兵故將卽不出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
臨淄之卒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進攻退守無所不可
安見其必敗匡章能將五都以擧燕章丑獨不可治兵莫

之信也至云勝之必移周鼎尤可笑七篇中從無謀及攻取者故伐燕亦不之勸何為首犯天下之不韙而取二周况孟子雖稱湯武而與宣王言政歷舉文王太王公劉皆諸侯之事也文王固無意翦商孟子之行仁政豈專在滅周乎孔子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欲應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吾為東周信如弇州之說則孔子當身老東都其以九經告哀公已屬多事乃復於魯不可去而之齊之宋之楚耶孟子幸而不用虛被王佐之目不幸而用其將目為亂臣賊子耶至謂尊夫子為功闢楊墨非功夫宮牆美富日月莫踰孔子在春秋尊已至矣非因楊墨塞路

學復待孟子之尊者墨翟之徒三百人孟子雖闢之後世猶以孔墨儒墨墨孟並稱墨孟見後書郭太傳論不闢安得自廢二氏之教棄倫滅性其不近情過於楊墨時無孟子至今溺之者甚衆豈眞便而長存者乎推其意直可聽其淪於禽獸而闢不爲功歸者亦不爲罪此則荀卿王充之所不敢舉爲非刺者而公言無忌若此其有害於世教人心者非小矣嘉靖七子元美稱雄獨歸震川大聲排之目爲庸妄由今觀之妄哉妄哉惟庸故妄

姪勳元

勳伊

男勳懋

勳常同校字

書孟子四考後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予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簏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槀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予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於周君故復申之竊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

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按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己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

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卽其自敘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於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彷或謂滅燕者湣王孟子曾再入齊見湣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湣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

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產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逕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慎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慎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邪故鄙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里古今相距不甚懸絕可按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

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嵫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經魯地者不過百二十里耳按今曲阜即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鄆）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

而南五十里爲郰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強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菟裘在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邑闞又東北九十里鉅平城魯成邑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魯中都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按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幷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

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羸矣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珪又識

是考萻蕞之初葢在己丑庚寅閒時寧志餘聞已成動植小志甫脫藁閒飽君淥飲有藏本意林亟借鈔之校訂注補頗費時日先是與崔表弟應榴纂刻關帝徵信編久迺訖工又嘗考定季漢官爵乙未後始專意焉藁凡六七易辛丑春有定本可繕寫自惟淺尠不敢示人仁和翟晴江先生方輯孟子條考從友人丁君小疋處鈔得謬見採錄甲辰春擕之都門就正丹陽吉渭厓先生大興翁覃溪先生南滙吳白華師幸皆進敎之吳師并賜以序葢意在奬成也丁未南旋復正諸餘姚盧抱經先生多所指示第四卷本名疑義考吳師以是卷皆考正里居世系出處易爲仕止覃溪先生謂加時地

二字更該括至是抱經先生兼取之題曰出處時地師亦謂
然時大興朱石君先生視學吾浙暇日進謁懇求削正復蒙
寄示序及書後各一篇祗誦之下茅塞頓開竊念末學卮言
雖不至見棄有道然終未敢自信會遊桐衲藏之行篋者五
年當開雕郡志時剞氏知有是書亟請授梓未之許也今春
復以爲言兒子勲懋進曰大人於是書積數十年勞瘁或不
自惜竊覩參訂諸公各罄心力似未可虛糜也喟然諾之復
賴華亭王鶴村涇縣吳霽川兩先生相與是正六月而竣每
覆閱一過明知疏謬不少苦不能自舉對之顏汗而已至先
後參校者歙縣程君易疇瑤田績谿方君茶山體餘姚盧君

匏廬文詔仁和沈君嵩門景熊蔣君東橋師鑰梁君處素履繩海寧吳君槎客騫錢君淥窗馥寫校原稾者門人沈堯明俊王拱樞星羅旅相星聯查儀高筠校刻則院諸生王奚遇文琴李見如賓周錦如夢霞嗟予一寸之書窮年矻矻檢閱叢稾承惠諸條或書眉或粘簽閒亦貽書質辨卓識高論均資裁詮以廣業之顓愚耆議論著初何足傳而諸君子嘉惠之功信不可忘因於刻成之日詳識簡末倘冀宏達之儒匡所不逮焉

乾隆六十年乙卯十有一月長至日海寧周廣業耕厓甫書於復初書院